淨德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淨德集

(二)

呂陶撰

淨德集卷八

內外制

誡厲諸路監司修舉職事詔

朕思古之人君。恭已無爲。而恩之所加者深。威之所制者遠。羣黎百姓。莫不悅懷畏服。而無一夫不獲者。其道非他。蓋有法度以爲治世之具。張官置吏。奉而行之。足以整齊天下。而導其德澤。以及于遠近幽深故也。今四海之廣。判爲諸部。部有使者。以督察郡縣。乃爲朕行法度而導德澤者。比歲以來。或不勝職。以苟且爲易簡。以解縱爲寬裕。以懲姦去惡爲慘暴。以度用均財爲刻剝。政有先務。則置而不問。事有中道。則違而不循。是以賦役不均。刑罰不中。盜賊不戢。疾苦不除。其勢駸駸然。日趨於偷惰弛廢之域。而不知止。朕何望焉。元元何賴焉。朕夙興夜寐。講求治要。論議所先。詔令數下。率從寬厚者。蓋欲安養生民。而躋之富壽爾。非謂使汝一切廢事。而竊祿備位也。詩不云乎。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斯皆士大夫之所習聞也。爾其勵志意。修職業。持準繩。以肅庶務。推仁惠以蘇疲氓。使四方無怨咨憔悴之歎。而朝廷享太平之實。豈不美歟。苟蹈前愆。必罰無赦。

吏部郎中制

敕文昌六官分董天下之務而吏部最號要劇蓋萬官之衆流品有清濁資格有先後法不歸一吏能爲姦夫欲銓綜至當而選授之路不失于紛縕則小宰之任安可虛授其人哉以爾具官某學而從政志尚不苟更涉中外風迹可稱擢其規鑒之明處以銓衡之貳昔韋涉以嚴整稱職孝本以清慎服人勉蹈前修無忝朕命

禮部郎中除吏部員外郎制

敕吏員多而待次者衆條目混淆而胥吏得以因緣爲姦此選部之公患也故當擇清尚通識之士以助長貳庶幾銓綜有敍而物論平允爾端亮不倚敏于從政出將使指入踐省曹皆有能名效于已試天官之屬宜以才任惟公可以循守法式則吏不能欺惟明可以甄別流品則士皆無憾往惟懋哉以稱朕命

吏部侍郎除戶部尚書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別流品精選拔使人材無遺者天官之事均財用審出納使民力不匱者司徒之責皆朝廷之重寄士大夫行己及物之地也由彼遷此莫非能臣以爾具官某博識多聞明于世務資忠履信蔚爲吏師頃從四戶之華總涖三銓之務嚴整稱職如韋陟之賢清慎服人有孝本之譽推其餘蘊可畀重權宜邦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子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慎詔于他求予有損上益下之心爾

其深思于邦本。勉從明訓。永底茂膺。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成德軍李清臣可戶部尙書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要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高下輕重之勢。必審處而後行其任。可謂難矣。然特有司之事爾。朕擇輔政之舊臣而付之。愛民保國之意。可見于斯。具官某。讀聖賢之書。而學通今古。辨義利之分。而行有本末。早蒙先帝之遇。久踐禁近之榮。謀于廟堂。得持綱操轄之體。任以蕃屏。見承流宣化之勞。宜國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予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愼詔于他求。予有損上益下之心。爾其深思于邦本。惟敷餘蘊。以底茂功。

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可戶部侍郎制

敕。左右侍從之臣。朕待之無間也。外則王畿之政。以綏乂萬衆。內則文昌之貳。以總領庶務。寄任皆重要之得人。具官某。才資博通。志尙中立。忠良之訓。能世其家。愷悌之心。克施有政。滋試猷爲之美。久安禁近之聯。天邑之繁。既踰年而成政。地官之副。宜分任以責能。況此要途。蓋爲舊物。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規。勉續前功。輔成大計。

除戶部侍郎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於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損益輕重之理必審處而後行則建正立貳可不愼哉具官某忠正出于天資彊明通于世務多藝故能從政知義可以理財故命以小司徒之職俾任其事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法輔成大計以稱朕心

兵部侍郎除禮部尚書制

敕小司馬典五兵之政所以申講國威大宗伯掌三禮之務所以翊成邦化眷惟職任率賴俊良某粹積於中壯行其學式敷遠業久序禁途以周之九伐治兵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授政無曠厥官爰取用于賢猷俾進司于國憲夫聲明文物之盛乃風俗教化之原予欲考三代之情文爾其崇本而抑末予欲備一朝之制作必也引古而驗今勉勵寅清以勤職業

給事中除禮部侍郎制

敕東臺之屬以駮正爲任所以愼命令而維紀綱秩宗之貳以禮樂爲職所以和邦國而厚風化皆朝廷之高選士大夫得志行己之地爲官擇人豈虛授乎以爾具官某學該本原行著坊表在侍從之列每善于論思凡政事之行能檢其違失更踐寖久譽望益隆循名考實故命爾以小宗伯之事夫典章度數因革有不同述作情文議論莫能一惟考古驗今以求損益之當惟體常盡變以備制作之功庶幾聲明文

物之盛。炳然同於三代。則儒者能事。蓋無愧矣。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鄧温伯可兵部尚書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惟大司馬綜五兵之要。蓋申嚴威制。而鎮重國體也。擇人以任。安可易哉。具官某。學該本原。行有坊表。夙敷遠業。久序要途。入則制司命于禁中。極爲儒者之榮。遇出則頒教條于閫外。雅有循吏之休風。其還方伯之符。歸領夏官之秩。蓋推久次。必允公僉。爾其以周之九伐訓戎。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治事。無曠厥官。行乃夙聞。副予愼選。

著作佐郎時彦可集賢校理兵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古之人學而仕也。其心豈有所苟哉。博聞強識。則發之以文章。蒙力就列。則著之于事業。朝廷所以養材任官之術。亦本于此。是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天下之務。巨細畢舉焉。以爾儒林之秀。蘊積深厚。試藝于廷。名在第一。登踐祕館。亦顯厥聞。集仙之華。遷汝以職。司馬之屬。付汝以事。郎選清矣。勉而莅之。庶幾于文于政。兼能而兩得。豈不偉歟。

除刑部郎中制

敕。法者公天下之具也。而有司用之輕重。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愼之謂哉。以爾忠恕之資。善燭厥理。故命以秋官之屬。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是以君子盡心焉。爾能求爲君子。則庶幾當罪。而無冤

民矣。

左朝請郎喻陟可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法者公天下之具有司用之重輕上下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愼之謂哉朕憂閔元元之不辜而愼重聽訟斷獄之職蓋以此也以爾疏通之才善燭厥理刺察之政頗宜於民惟導宣德澤而有惠養之功惟循守憲度而無弛廢之患秋官之屬用旌其能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爾嘗求爲君子矣惟勉之哉庶幾刑不濫而民不冤則汝之職業舉矣

祕書省校書郎陳師錫可集賢校理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朝廷設文館以養天下之賢俊觀其成材而用之是故臺郎之選往往由此而出則待之之意可謂厚矣以爾多聞博識守以端莊發爲辭章擢在異等言路之獻告册府之紬繹率有聲聞推于搢紳書殿之職起部之官考于公僉肆以命爾所以待之者固厚矣則報之安可薄哉其勉猷爲以稱委任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制

敕朝廷之政歸于臺閣而黃門給事總領論駁蓋樞機周密防過舉而從至當也擇人以任允屬俊良具官某操履之修求合道義更踐之久推高搢紳潤辭爲詔命之光端議乃政事之益宜自西掖遷之瑣闥茲用所長固非虛授夫代言敷訓之體既有得于文華則封制還敕之能必將見于事業汝惟懋哉

秘閣校理試秘書少監王古可起居郎制

敕具官某朝廷之用人雖以行實才能爲本其遷進之序則途轍各異蓋甄別流品而愼重名器也是故祖宗以來二史之職或以科舉之高第或以儒館之久次或學術推于一時或更踐由于要地然後擢而任之國有舊章朕不敢易以爾名臣之後力學自進出將使指入造省闥秘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貳率有顯譽久而益彰是用輟從麟閣之遊處以螭坳之位夫能直筆以記傳爲信書使朕無過舉而爾得良史之體則善矣

祕書丞呂希純可起居舍人制

敕具官某先王之設官愼之至矣大則疑丞輔弼必得正人小則攜僕庶府其惟吉士蓋左右前後皆當其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況立于殿陛以記言動則授受之際可非其人乎以爾德義之訓克承厥家文史之學自進以道儒林推其強博禮官服其辯論一代之典既有撰述之勞右史之華是爲褒擢之漸夫端良之士日侍朕側則庶乎無過舉而有常德責任之意豈特執筆以記哉益勉猷爲以副眷待

起居郎姚勔可中書舍人仍賜紫金魚袋制

敕二帝三王之制坦明雅奧邈乎不可復也漢之訓辭號爲深厚亦足嘉焉有唐之盛間得名儒典司詔誥如蘇李常楊賈許翟皆以大手筆相高一時至於發明人主之意該切事物之情形于筆端感動天下

則陸贄無以加。而封敖亦有得焉。我思古人極愼茲選。考以清議。咨于老成。以爾具官某。性質之美。學問之富。積于中然後發于外。知所重故能有所輕。早懷祿仕之情。中有山林之興。起而復用。尤見其實。伏蒲以力諫。執筆而直書。俾代予言。必稱其任。夫辭以體要爲尚。庶幾助風化之純。官以侍從爲稱。不可忘論思之益。敬服朕命。往惟懋哉。

監察御史來之邵可殿中侍御史制

敕具官某。御史以辨邪正維持法度爲稱職。朝廷以別能否進退羣吏爲至公。二者相濟。而上下兩得。則天下之事。何患不治。以爾端良之資。無所避就。言而可行。有補于政。稍遷以位。示旌勸也。古之人有歷五院者。前史載以爲美。而後世推以爲賢。汝惟勉哉。以期終譽。

除殿中侍御史制

敕朕嗣位以來。開廣言路。招致端良之士。聽受讜直之規。八年于茲。忠益多矣。愼重其職。敢虛授乎。比者御史員闕。近臣謂爾操履中立。宜任茲選。朕信其言而命焉。其審辨邪正。指陳得失。使朕又信爾言。而濟乎治。豈不美歟。

尚書吏部郎中莊公岳可鴻臚少卿制

敕具官某。朕推至誠以待大臣。安問其小嫌哉。然大臣之事朕。則不敢以不嫌爲說。蓋爲朕守法度而示

天下以至公也。夫爲大臣而守法度示至公。則朝廷之事當無不治矣。遠嫌有請。可不從歟。以爾良于治躬。敏于應務。刺察之寄。屢試四方。銓綜之司。亦惟久次。屬命相之始。以避親爲辭。參考故常。重違誠懇。其易臺郎之任。往從卿寺之游。欽服寵嘉。勉修職業。

皇叔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釗可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制

敕具官某。朕於宗室。不敢以恩廢法。凡遷進之序。必付之有司而後行。所以示至公而防虛授也。以爾居寵能戒。爲善而樂。考其歲月之久。察其行誼之常。當懋以官。用勵于衆。益思祗慎。乃稱寵光。

龍圖閣待制權戶部尚書錢勰可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敕。夫王畿千里。萬衆之所聚。而豪宗大姓。以權利相市。憸民黠吏。以巧詐相高。獄訟繁興。姦宄竊發。政非其人。則四方無所法。治得其術。則朝廷賴以尊。必任老成。庶諧公議。具官某。富通儒之學。而輔以彊敏。明當世之務。而審于辨裁。文陛之游。每竭忠而盡國。地官之職。常重本以厚生。尚賴賢猷。慎司民政。是用因河圖之舊職。進以美名。付天邑之要權。續其往效。若夫施廣漢之鉤距。以屏息攘盜。用延篤之寬仁。以綏安善良。皆汝舊聞。何煩多訓。服我殊命。底于茂庸。

除節度制

敕。治兵者天下之至權。故列貔貅之士。以備宿衛。命帥者朝廷之大事。故有斧鉞之賜。以示威靈。眷內外

之所毗。惟忠勳之克稱。爰申渙命。昭諭羣工。具官某。推奇正之學以臨戎。持果毅之氣以報國。建靈旗而敵愾。報克捷之勞。提甲士以環宮。畏肅清之令。予欲嚴六師之政。必先申命于勁臣。予欲同四國之藩。莫若正名于方伯。式舉武安之拜。用褒兵要之勳。益以爰田。衍其眞賦。允矣寵光之盛。壯哉形勢之彊。於戲軍如羽林。蓋象天之壁壘。國有祈父。實爲王之爪牙。惟威愛適中。則士心服。惟機權應務。則邦體重。益堅壯節。以副茂庸。

侍從乞郡制

敕。左右侍從之臣。立朝既久。知朕愛養元元之意。願得郡以自試者。蓋有志於民也。宜示寵數。用光其行。具官某。學知大方。行有素守。以譽望之顯歷高位。以文藻之懿踐禁垣。方資潤色之才。亦佇論思之益。遽形奏牘。懇請州麾。宜陞延閣之華。往涖丹陽之衆。夫古之循吏。蓋有君子之風。儒者在位。則能美俗。苟以文雅緣飾。使政平訟理。而斯民安其業。得非朝廷之美歟。

西京左藏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朱伯材可特授文思使依舊榮州刺史帶御器械制

敕。具官某。朕郊見天地。蒙神祇之休。敷爲渙渥。均被四海。愛自親始。恩典尤殊。故外戚之家。有以慶澤陞進者。乃法所當與。非朝廷之私授也。爾于太妃之親。實爲近屬。擢遷使秩。蓋協彝章。其服寵光。益思報效。

皇城使帶御器械向綽可遙郡刺史制

敕具官某。朝廷設懋官之法。以待羣吏之進。重輕高下。曲折必當。有至公而無虛授。所以嚴沮勸也。以爾忠勳之家。早易武弁。更練庶事。恪勤累年。涖職于禁城。滿歲則有賞。執兵于殿陛。解秩則當遷。酬此勞能之殊。擢以刺察之重。益圖報效。無忝寵光。

得功人蕃官六宅使李宗誠制

敕具官某。古者軍賞不踰時。故傳有舍爵策勳之禮。蓋以褒寵戰功。感勵士氣。于事不可緩也。爾爲朕捍邊。能奮勇力。鋒鏑之下。執俘以獻。遷官一等。庸報厥功。往服恩休。益圖忠效。

淨德集卷九

內外制

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致仕韓維可太子少師致仕制

敕。左右輔弼之臣。謝事而歸。久矣。間者以相祀起之。則以老不至。朕懷思儀刑。而未嘗忘也。今其世嗣。乃援郊霈之令。有請于朝。而欲加命焉。亦可以致予貴老之意。而成汝報親之心矣。具官某父某。重德偉望。著在累朝。忠言嘉謀。有補大政。知止去位。積年于茲。退靜之風。聳聞中外。宜乘禮享之祜。進陟宮師之聯。惟爾克承顯家。繼有高爵。至于休居之後。復享封敍之榮。里閈增光。搢紳所仰。在君臣之分。尤見始終。于父子之間。可明義訓。其膺寵渙。以介壽康。

虎翼左第二軍第一指揮軍都指揮使成州刺史賈真可右領軍衞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某。少壯而責以力。老疾則休其身。始終之際。恩禮存焉。爾奮自行伍。遷至戎校。軍中之事。固嘗任責。今其老矣。以疾求去。國有常典。朕不汝遺。其陞雜衞之職。以爲退居之寵。

權泉州惠安縣尉王佐父景年可右承務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父某朕既郊而赦雖一命之吏其親高年則許以名聞而褒寵之亦先王貴老之義歟爾生于盛時享有上壽祿食之養已遂佚安官封之榮宜示旌勸非特慰爾子孫之情抑可以助風化于天下也

新授蘇州司戶參軍王浩父允恭可假承務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父某年之貴于天下久矣三王四代未嘗遺也況孝治之世而敢薄其禮乎郊赦之令所以推封敍之恩及于一命之吏得以褒其親之耄者意本于此惟爾克稱宜服寵休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雪可贈徐州觀察使追封彭城侯制

敕朝廷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可謂至矣生則高爵重祿以處之以示敦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以爾具官某少蒙祖宗之澤長親師傅之賢禮敬以自文富貴而能守降年不永朕甚傷之命以廉車進之侯爵茲爲五等之貴以慰重泉之思幽冥有知尚歆寵貤

皇族郊恩封贈制

敕祖宗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亦至矣生則高爵厚祿以處之以示敦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具官某慎靜而保富貴修飾而蹈禮義宗族仰其訓範子孫蒙其寵休五福考終既全洪範之錫九命作伯宜享上公之封服我恩光以貤窀穸

三司使父某加贈制

敕朕嚴郊廟之享。格神祇之休。推朝廷報本之心。慰人子顯親之志。褒榮有典。存沒率同。具官某故父某。學爲醇儒。仕至高爵。經術自信。士林所宗。昔在仁祖之朝。嘗預邇英之選。淪謝雖久。風徽若存。位次三公。已膺卹典。階崇一品。載錫寵章。冥漠有知。尚歆光寵。

龍圖閣直學士中散大夫陳安石故父任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司徒貫可贈太尉制

敕朕答天地之休。嚴郊丘之享。順受景福。敷爲渙恩。推布德行惠之心。達于遐邇。隆顯親追遠之制。不間幽明。況處從官之崇。宜褒先閥之懿。具官某故父某。履有吉德。富于多文。被遇祖宗之朝。更直圖書之府。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閨閎之高。彰厥善報。宜追榮于公爵。以昭寵于家祠。冥漠有知。尚能歆服。

陳安石故母蔡國太夫人李氏可贈魏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報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生有淑行。宜于顯家。萬鍾之養。雖不及于承顏。大國之封。亦足彰其流慶。庶幾幽冥享此寵章。

陳安石故妻太原郡君王氏可贈京兆郡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行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于伉儷之親。不問存沒。咸有褒贊。幽明之際。可無憾矣。具官某故妻某氏。率履婦德。作配良士。雍睦之教。嘗推美于令門。湯

沐之封宜追榮于大郡詔于幽寢尚或歆承

陳安石妻安康郡君王氏可封普安郡君制

敕既郊而赦均神明之休及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褒其室家而況侍從之貴乎具官某妻某氏柔順慈愛能循法度作配君子時惟邇臣迹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祇服寵命以勸閨門

右通直郎掌世康弟左朝請郎世衡故父任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禹錫可贈司徒制

敕朕荷二儀之休庳三歲之報丕承靈貺渙發湛恩既均受嘏之祥及于列位又錫漏泉之澤褒乃先猷具官某故父某以博識多聞見推學者以純德懿行仕至邇臣雖淪謝歷年而風徽如在宜進地卿之貴庶爲家廟之光幽冥有知其歆服命

右朝散郎馬玕弟左朝奉郎珦故父通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贈特進仲甫可贈司空制

敕荷二儀之休講三歲之祀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惠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賢嘗仕祖宗之世風徽未遠褒卹敢忘具官某故父某才猷博通事業著見夙有邇臣之望久登延閣之華雖淪謝歷年而聲光如在宜進冬官之秩式旌賢範之良泉壤雖幽尚期歆服

馬玕等故前母齊安郡太夫人鍾離氏可贈榮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前母鍾離氏榮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間申予褒恤之命慰爾劬勞之思以爾來歸令門率履柔德治家以禮協齊明之大端有子立朝表善慶之顯效其選上郡之號遂正大邦之封幽冥有知尚歆寵貺

馬玕等故母樂平郡太夫人楊氏可贈崇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母楊氏推天澤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舉追榮之典以報顧復之恩以爾系自令門嬪于吉士志專以靜著爲閫德之良德積而深衍乃世嗣之慶告于家廟進以國封尚期光靈服此旌賁

馬玕等故繼母安康郡太夫人楊氏可贈康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楊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爲教此郊祀慶成所以講褒贈之典也以爾勤勞雍睦率履婦道柔順慈愛克全母德會乘禋享之祜宜錫追榮之休進以大封自郡而國幽靈不昧尚或歆承

右朝散郎行司農寺主簿韓祇祖弟左朝散郎行都水監主簿祇德故父任正議大夫致仕贈右光祿大夫琦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荅上帝之貺。嚴圜丘之禋。順受繁禧。敷爲大號。推布德行惠之意。達于邇遐。隆顯親追遠之恩。不間幽顯。況惟侍從之貴。嘗仕祖宗之朝。當厚褒崇以旌懿美。具官某故父某。志尚敦篤。才猷敏彊。雅有循吏之風。久踐邇臣之列。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閈閱之高。彰厥善報。宜加章綬之秩。以慰烝嘗之思。期爾光靈。歆茲寵貲。

右朝奉郎楊良顯故父任翰林侍講學士兼給事中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國可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禋奉上穹。祀嚴清廟。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惠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臣。嘗仕祖宗之世。永惟懿美。當厚追榮。具官某故父某。學能通經。行不違道。以儒術自奮。爲士林所推。親逢仁廟之好文。嘗預邇英之勸講。閱世未久。遺風可懷。宜敷錫于靈休。遂進陞于貴秩。非持徇乃子之請。可報義方。抑亦示我朝之仁。不忘舊德。詔于幽寢。其尚歆承。

楊良顯故嫡母中山縣君王氏可贈泰甯郡太夫人制

敕朕奉三歲之郊。膺百順之貺。慶及中外。所以均受嘏之休。澤該幽明。所以廣顯親之教。況于鞠育之報。必厚追崇之恩。具官某故嫡母某氏。生鍾慈柔。躬履法度。婦德之懿。施于顯家。慶源之長。衍至後裔。其新湯邑之賜。式正郡封之名。魂而有知。服我休命。

楊良顯故繼母太原郡太君王氏可贈太原郡太夫人制

敕。推天澤以及物。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適乘禋享之祜。率有追榮之光。宜爾寵章。隆于慈訓。具官某故繼母某氏。生蘊令德。來嬪顯家。均愛子之慈心。勤教忠之懿範。慶流于後。恩報厥躬。特因大郡之封。遂正小君之號。尚期幽壤。歆此殊休。

右通直郎楊元永故父任給事中充天章閣待制佐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荷二儀之眷。虔三歲之郊。仰承靈休。渙發大號。既均受釐之福。及爾庶工。又錫漏泉之恩。旌其先閥。具官某故父某。志慮彊立。才猷博通。昔在仁祖之朝。嘗登從臣之列。屢試以事。所至見稱。雖淪謝歷年。而風徽如在。會精禋之終禮。宜贈典之爲光。進以祿階。式褒賢業。庶幾泉壤。尚服寵休。

楊元永故母高陽郡君張氏可贈譙郡太君制

敕。祭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間。申予褒卹之命。慰爾劬勞之思。具官某故母某氏。來歸令門。常履柔德。治家以禮。念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報。宜隆贈典。進易郡封。幽冥有知。尚歆寵貲。

左通直郎邵聞禮弟右通直郎敦詩弟右奉議郎約史故父任龍圖閣學士尚書右司郎中贈通議大夫必可贈左正議大夫制

敕。始皇祐至治之際。名臣接武。儒館詞禁。光輝一時。世變風移。朕常念之不已。今其嗣子。有以厥考之懿。請命于朝。欲從郊祀。而褒顯之。況有故常。安可忘也。具官某故父某。以學術自奮。爲士林所宗。被遇祖宗之朝。推高侍從之列。淪謝雖久。聲猷若存。宜均神貺之休。增踐祿階之貴。非特慰後嗣之追遠。光于而家。抑亦見本朝之多賢。盛哉往日。詔于幽穸。敕此寵章。

邵聞禮等故母通義郡太君蔣氏贈永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母某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成教。此郊祀慶成。所以講褒贈之典也。以爾生名臣之家。爲吉士之配。母道之懿。著于德門。慶源之深。衍至世嗣。其新湯邑之賜。進易郡封之名。泉壤雖幽。尚欽寵貴。

邵聞禮等故繼母和義郡太君蔡氏可贈遂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均帝祉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舉褒榮之典。以報顧復之恩。以爾生鍾愛慈。躬履法度。齊家以禮。仰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助。告于家廟。易以郡封。幽壤有知。其欽寵貴。

左朝散大夫充集賢院學士李周故父贈通議大夫齊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答天地之貺。嚴郊丘之禋。順受蕃禧。敷宣渙號。推布德行惠之意。邇遐率均。隆顯親追遠之恩。幽明

咸暨。況處從官之列。宜褒先閥之賢。具官某故父某。潛德在躬。治家有範。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閒閱之高。彰厥善報。乃有良子。進爲邇臣。特頒贈典之優。昭示祿階之貴。告于家廟。歆此寵章。

李周故前母仙遊縣太君周氏可贈安定郡太君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前母某氏。婦道惟恪。母儀可宗。旨甘之養。雖不及于承顏。侍從之榮。亦足彰其流慶。會郊祠之均福。宜郡望之進封。泉壤有知。其歆寵貺。

李周故親母仙源縣太君黨氏可贈馮翊郡太君制

敕。報本莫重于郊。故祭有順助之福。顯親無大于孝。故沒有追榮之恩。肆均錫于靈休。庶推褒于慈範。具官某故親母某氏。婦德柔懿。母儀恭莊。以禮事夫。既睦于閨門之內。以善教子。遂至于侍從之途。其陞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貺。

李周故繼母仙居縣太君姚氏可贈襄陽郡太君制

敕。神錫以福。惟四海之與同。母主于慈。雖九泉而必報。予方致祀以均慶。爾可承休而顯親。具官某故繼母某氏。來嬪德門。率履婦道。乃有良子。進爲近臣。推積累之源流。不忘闕則。正追榮之名分。式慰孝思。魂兮有歆。知此休命。

李周故繼母壽安縣太君劉氏可贈彭城郡太君制

敕。嚴吉土之禋。所以同天下之福。霈漏泉之澤。所以慰人子之心。懿範可懷。寵章惟渥。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履德柔靜。宜家顯榮。教誨見于母儀。光輝鍾于世嗣。雖慈闈之養。每深切于孝思。而佳郡之封。尚欲承于恩制。

李周故妻黨氏可贈眞寧縣君故妻詹氏可贈永寧縣君故妻郭氏可贈眞定縣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布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其父母伉儷之親。不間存沒。率有褒貺。幽明之際。可無憾矣。仁至義盡。乃見于斯。況侍從之賢。早得室家之助。淪謝茲久。其可忘之。具官某故妻某氏等。恭儉慈愛。能守法度。作配君子。爲時邇臣。迹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庶幾冥漠享此追崇。

皇叔祖感德軍節度使宗景故母襄陽郡太君張氏可特贈泰寧郡太夫人制

敕。人子之報其親。蓋無窮已也。生則事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朝廷推本其情。而爲之節文。故郊祀大霈。褒榮有典。幽明共之。仁至義盡。見于斯矣。況惟屬籍之長。永懷慈教之恩。爰舉舊章。式旌往懿。具官某故母某氏。婦德惟順。母儀可尊。篤生世嗣之賢。久處宗藩之重。雖萬鍾之養。莫能伸敬于晨昏。而一郡之封。尚可致隆于名號。庶幾冥識。歆此殊休。

宮正王氏可贈郡夫人制

敕某氏。六宮之職。在朕左右。生有懿淑之行。沒有哀榮之恩。眷言始終。不可忘也。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動循女則。善輔陰教。彤管有煒。猶若風徽之存。象服是宜。式隆褒貺之典。詔于冥漠。欽此寵光。

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故母金華縣太君張氏可贈汝南郡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因而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同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慈愛。嬪于甲族。治家以禮。著爲閨門之法。教子以善。至于侍從之途。遺懿如存。榮養莫及。會均嚴享之祐。用遷大郡之封。幽冥有知。尚欽寵命。

皇叔右武衞大將軍德州刺史叔聘等所生母朱氏可贈崇仁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所生母朱氏。既郊而赦。均神祇之休。周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褒榮其親。漏泉之澤。下及幽壤。況屬籍之近。欲報劬勞之恩。卹典有常。不可後也。以爾柔嘉之德。著在閨闥。篤生良子。貴處宗藩。高堂之養。雖不及于承顏。湯邑之封。尚可明于追遠。光靈不泯。庶幾欽承。

右班殿直王志母安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敍之別。乃故事爾。舍是則惟高年之爲貴。蓋本先王貴老之義。推而行之。所以廣孝愛而厚風俗也。郊赦所載。爾克稱之。宜新湯邑之封。以旌眉壽之福。

三班借職盧拱母汲氏可封永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父母已老而子未立朝。則封敔之恩不可得。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苟能推本其情而與其不可得者。則所不足遂有餘矣。亦先王忠厚之政乎。朕既禋而赦。凡一命之吏。其親及耄。則許以名聞而旌寵之。蓋本情貴老之義。可以廣孝愛而勸風俗也。惟爾克稱。其服恩光。

左班殿直葛世良母郭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敔之別。乃故事也。舍是則惟高年之爲貴。故雖一命之吏。其親耄矣。而褒寵亦及焉。此三代上齒之義。推而行之。可以厚風化而勸孝悌也。郊赦所載。爾實稱之。宜疏湯沐之恩。以榮子孫之養。

宣義郎致仕孫向母張氏可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既郊而赦。推本先王貴老之義。凡一命之吏。其親耄矣。則以名聞。而旌寵之。所以勸天下之孝而厚風俗也。惟爾高年。克稱褒顯。其新湯沐之封。以榮子孫之養。

左班殿直袁務成母趙氏可特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若稽先王之治道。務以孝敬爲先。凡人子之欲尊崇父母者。皆徇從其情而與之。是故既郊而赦。雖非造廷之士。而其親耄矣。亦有以旌寵焉。庶幾風勸吾俗。而躋之禮義歟。惟爾高年。乃朕

所貴。其新湯沐之賜。以榮子孫之養。

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妻燕國夫人王氏可封魏國夫人制

敕。大臣之體國。外則以忠良之業成其名。賢婦之正家。內則以柔靜之志爲之助。予方任弼諧之舊。以濟乎治。爾則有輔佐之力。同享其安。爰霈寵章。式旌懿範。具官某妻某氏。生于卿相之族。而動循女則。歸于忠賢之家。而率履婦道。其退而處約。則有勤瘁相成之心。其進而居顯。則有恭儉自警之德。具此茂美。是宜褒嘉。顧予全魏之名邦。乃爾先臣之舊里。遂頒明命。持啓大封。豈止爲室家之榮。光輝于中饋。抑亦見君臣之分。眷厚于老成。

皇叔興州防禦使仲僕妻崇仁縣君張氏可封長樂郡君制

敕。朕肇禋于郊。蒙神祇之休。嘉與海內共焉。故推而廣之。及于羣臣。凡我造庭之士。皆得以褒榮其伉儷。而況宗屬之貴乎。以爾柔嘉之德。能履法度。雍睦之教。著在閨門。宜選上郡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服此殊命。光于而家。

皇兄右千牛衞將軍士盃等妻高氏等可封永康縣君等制

敕。朝廷之于宗屬。異之以禮。而隆之以恩。異之不爲過制。隆之不爲私親。蓋所以廣睦族之教也。是以朕之誕辰。得推慶惠。以褒寵其室家。爾等少循女則。辰率婦道。靜專以處。莊順不懈。其新湯沐之賜。式示宮

閫之光。

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微新婦陳氏可封壽安縣君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圜丘之祀。禮成而福隆。鈞而錫之中外。凡造朝之士。皆得以褒榮其室家。而況屬籍之親乎。以爾令淑之行。嬪于宗藩。輔佐有常。既茂閨門之則。寵光以勸。宜新脂澤之封。敬服恩章。益循婦道。

淨德集卷十

書

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聞之聖人之所謂道者以簡易爲宗以該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非幽遠而難明闊疎而難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學隨流而興百家異騖衆說殊騁各習其師忘失統要故爲易者不窮天地之本始變化之至神以推迹於人事而務言上下無二經之異繫辭非仲尼之作爲詩者不究風俗之代變王道之初終以參驗於治體而好議商魯二頌之不同毛鄭兩解之小異爲春秋者不考賞刑之大原權制善否一歸皇極而爭辨日月之爲例五始七等之成文爲書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義號令施設之體要而競論武成之不可盡信秦費二誓之不當作有釋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處正求以援世率民乂天下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昔者堯舜之盛崇冠百王而書稱其德乃曰順考古道而行傅說戒于商宗則亦曰師古以克永世孟軻皇皇戰國開說諸侯然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語未嘗輒道撫此而論則君臣之際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適治之具哉是以二漢碩儒若

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於適用。其輔導世主。推明治統。建大議。施遠業。率有考據。不悖於三綱五常之分義。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審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聖人立教。始訓之心。則既如彼。君臣之際。師經式道。則又宜如此。而學不執六經之用。以酬世務之變。乃放肆紛紜。樂爲衒說。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聞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難俗爲高。求全於世而已。蓋仁以爲任。遠而逾勵。大則欲恢隆先務。以躋至治之極。小則欲舉偏補弊。以便安於一時故也。然三代之盛時。皆出於聖人經營創業之法。足以維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賦。而天下之食足。九賦以待用。九式以均節。而天下之財豐。制鄉遂以爲六師。農隙則教戰。而天下之兵強。自家黨以上至於國都。皆立學以訓導。而天下之士得其素養。六卿率屬。輔倡王治。中外之務必舉。而天下之官無倖位。凡所以用於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賢智才能之人。惟在辨事。而不復有加損廢置之作。迨夫兩漢之興。皆乘喪亂之極。三代之宏規大範。蓋無存者。其君臣之計議。多出於一時之苟簡。而百度未具。不足爲後世之襲用。及其弊生變起。則賢人君子。裁量揆敍。而爲之策。是以七國交峙。而外有尾大之釁。反者將起。則晁錯獻削地之說。以弱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長。而財用大匱。則賈誼陳務農之計。欲驅游手而歸之南畝。以廣蓄積。兼幷之路不塞。而富室擁資巨萬。貧弱愈困。則仲舒貢限田之議。以檢過制。而補不足。牧人之吏屢見罷易。而生民不能綏靜。則朱浮申苛察

之戒。欲久其職。俾人服從上教。選舉失實。賢不肖混亂。而無以協宣風教。則左雄抗限年之請。以考練名實。要之得人而任。刑煩禁密。世主以峻政爲威。而元元陷於慘暴。則陳寵上蠲法之疏。願除其溢於甫刑者。以應經中禮。而濟羣生。凡爲是者。大槩綴緝缺漏。枝拄傾邪。隨形裁割。期措斯民於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聞聖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無弊。學者之言。務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適用。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弊之政。則華采浮勝。而事非根切。豈所謂有補於世哉。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隆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變異。生民無大失職。然而獻書者以爲可痛哭可流涕可長太息。背理傷道。難偏以疏舉。豈當時之勢誠爾耶。蓋亦激於忠憤。力爲切直可畏之語。冀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陶嘗讀六經。探索要歸。舍章句之習。而務以簡要明切爲之本統。又嘗歷覽舊史。竊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侈辭夸說。以求工於文。而庶幾萬一有以資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謂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詔。采而聞諸朝。驗於今日。則時異事變。而疇昔之論多無取矣。然猶勉効區區。欲求合於科舉之式度者。蓋知其指歸也。恭惟閣下德業文章之懿。充積於中。輝光於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獻告吾君。講修國具。以幸萬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權乎器任。俾盡其用。安以一介爲微。而不見錄於左右哉。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而詠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古之賢者謀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奧訓。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業。陶固不足

被長育之賜。亦庶乎先民之詢者矣。惟閣下一與之進。幸甚幸甚。

又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嘗讀舊史。以窮治亂之變。而察夫仁人志士之所存。蓋亦見其略矣。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安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災變。生民無大失職。然而賈誼獻書。以爲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背理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誼之心發於忠憤。務爲切直可畏之語。欲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既而文帝亦深聽納。養臣下有節。封諸王有制。至于唐文宗承長慶昏惰之政。百度弛廢。威令困弱。國體不完。然有意於太平之事。一日燕見。詢于輔臣牛僧孺。以爲太平無象。且曰今四夷不交侵。百姓不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彊家。公議無壅滯。雖未至理。亦是小康。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僧孺之心。不能勉於有爲。徒伺上意爲順悅之言。取容而已。故也。既而王室之政。委墜不振。深足惜焉。今夫人之疾恙。雖感於外。而未爲腹心之疢。扁鵲倉公。望而督之以亟治者。其人必有恐懼修愼之思。而庶以就愈也。及其有腹心之疢。而庸醫告之曰無傷者。是速其死之說也。治安之時。政亦有弊。如疾之感於外也。謂其未至於沈疴。而不爲是驚世動俗之論。以開其視聽。使之恐懼修愼以就愈。及其勢幾於亡。而猶告曰無傷者。非扁鵲倉公之用心。乃庸醫之爲術也。以漢唐之迹。推二子之言。則是非炳然矣。君臣之際。治亂安危之理。烏可以苟於言乎。國家設科。以延天下

方正者欲聽其言也不獨欲聽其言而欲用其道也士之存志而求以塞詔者非奪以祿利而爲美仕之階也天災地異有譴告人道物理有危微紀綱有廢缺風化有流弊德澤不養而傷忠厚之政體要不辨而敗盈成之功皆世之大患而不可顧望隱避也陶惓惓於此久矣材下慮淺信道未篤固不足以承天心而謀王治也惟明公亮其言之不苟而亦與之進則亦庶幾治朝詢于芻蕘而君子樂育人材之道歟

上吳殿院書

某始相別之明年聞召自長沙作御史私心喜甚謂朝廷擢眞忠之士求補闕庶政可爲天下賀第未嘗走一書通左右敍所以然不數月又聞糾宰相過惡論列切正謫守池陽薦紳大夫皆惜其不當去今年春上念言職之難知公議不可廢復召以用而朝廷之責乃塞夫閣下豎立何似而取重當世如是凜凜乎然則了天下之事不足爲大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忠臣義士感慨抗激發露所蓄以康國愛君爲先務始終無愧而後已也陶聞之古者采言之道博自三公四輔朝夕納誨卿大夫獻規士抗議下至百工之賤皆執藝事以諫故一有闕失衆得以論從而悟之今夫羣臣享祿居位雖有志於民而不職于言者儻語及朝廷臧否則譏以爲僭且妄笑以爲近名徼寵況其取信耶獨諫官御史得奮然不顧避以指摘規正爲己任然竊觀天下之事固有違於大公大正者隱於大利大害者幸而諫官御史言則救之不幸而不言則救之之道無因而至乃生民休戚之所歸國家治亂之所繫也方今之勢宗廟社稷計之最

重者。猶未聞焉。永惟根本之說。可爲寒心。陶疎遠鄙賤。闇於體要。得非迹涉機會。必遠思熟慮而後發耶。抑君臣之際。置而未議耶。將廟堂之上。權制素定。不得而知耶。愚誠惓惓。有望於閣下。

上趙雜端書

某竊審朝廷愼言責之職。艱乎其人。乃召還執事。任以雜端。當其詔書甫下。士大夫相與爲賀。以爲朝廷昌明。輔相協力。樂得忠義之士。共維綱紀。以貽無窮。是故執事兩出而再還。至今之來也。其望益隆。其任益重。其始終進退之際。益爲難。惟執事天稟堅正。信道篤厚。勇直之氣。未嘗暴露於形色。險夷之塗。不能少遷其趣向。敦大節以崇樹國體。吐確論以該切世務。發諸事業。而輝光炳然。已可見矣。必能處之以無愧。施之以有爲。足以歸天下之望。而副朝廷之任也。始終進退之際。孰患其難乎。方今國慮宏遠。治具恢張。求爲根本之策。不苟朝夕之計。姦詖之迹。不涉於廟堂。朋比之嫌。不聞於百辟。澤民之實惠。雖未浹於四海。而時有滲漉。制邊之大略。雖未通於百世。而日謹禦備。循而守之。究其所不至而講修之。亦庶乎治平之漸也。上仁聖慈恕。言路不壅。議臣獻替。輒加聽納。然而邪險之人。任非其責。徒能覘見利機。忘失分義。以爲危言一出。則主意駭動。美名貴仕。階此而得。於是假忠讜之迹。伸悖慢之志。多作詭辯。以訐發隱諱。巧爲愎辭。以詆斥慰言。片語上聞。事白中外。邸司傳報。流及夷夏。淺夫狂士。得藉其口。使朝廷受有過之名。而已享直譽。比歲廣西之疏。泗州之議。舉類此也。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惡

居下流而訕上與訐以爲直者。蓋君子能處己而後能謀人。內顧宜何如爾。夫鼎鑊在前。而氣不懾。九命及門。而容不喜。惟社稷生民之安爲務。豈斯人之徒而能乎。要其歸覬幸於世而已。古人之入告于內。過則稱己。斯謀斯猷。乃曰惟后之德。日爲君言。而四方不知其言。不爲己功。而天下賴其功。全臣子之大分。畢賢者之遠業。弼君致主之道。不當如是耶。是皆執事詳聞而熟計之矣。陶奚足喋喋其間哉。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豈嘗語及。惟裁恕之。幸甚。

與唐士憲書

前年冬執事以寧親來晉。獲承下風。雖不數相見。第論議每依於道德。既而執事入御史府。挺然在廷。動多獻納。會執法非其人。中外失於瞻倚。乃謂朝家綱維。繫屬至重。防微杜漸。非正臣端士不可居。封上未報。俄以親嫌補外。此其出處進退之際。凜凜有大節。可謂能世其家矣。天下識者。於是聞風增氣。而勤乎高山之仰也。陶今年秋罷官還臺。見仲氏君益。始知執事向者不鄙不肖。援以自代。竊慚材分之疎拙。固不足服承厚愛。然而義理之所激。志向之所同。安能無說以拜賜耶。夫詩之君子至誠。樂與賢共。易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虞書之九官相讓。儒行之爵位相先。自代之迹。皆原於此矣。仁人志士所以循從古訓。而推進其類者。不獨好賢與盡朋友之分而已。蓋以德業相期。而欲著之行事。與功名相始終也。昔者姚崇以宋璟自代。而應變守文。各盡其才。以成天下之務。則開元稱治。裴度以崔從自代。而立朝正色。不避

權倖臺閣之事付內者。抗請以歸有司。則清議謂之得人。陶雖愚闇少立。而能厚於處己。居常遠覽載籍。深慮世變。至于良史之大方。直士之危論。則意氣感慨。篤好而力善之。夫處己甚厚。而報人以薄。非陶之心也。執事亮焉。景陵風物清幽。道味必樂。奉見何時。千萬輔重。

別范子功書

自車從還家。累煩臨貶。乍更軫翼。欽嚮不勝。死亡無日。未能展候以別。惶懼之至。公之此行。朝廷眷倚甚厚。士林仰望甚深。所履者正。所陳者厚。乃公素志。雖禍福窮通之際。未嘗須臾忘也。陶竊謂世之紛紛。欲盡言則不勝言。言而用不用。則又未可必。事有重輕。理有先後。時有幸不幸。勢有難易。期於見聽。則不計乎激與不激。要之有成。則不問其速與緩。王陵雖而折廷諍。及其計安劉氏。則不如陳平。魏文貞忠直剛方。唐室之鑑。然亦願爲良臣。辭廣德從橋安危之論。近情不夸。人所悅聞。陽道州在朝日久。或譏其默泊延齡不相訖有力焉。仲尼惡訕上。孟子罪淺夫。良有謂哉。敢以此少致鄙意。自餘更祈厚愛。

與十弟書

久別思念之深。欲一相見。終不得。人來承書。且知自祖黨而下泊嬸母各各安休。欣慰欣慰。兄之始謀。發於不忍。輒欲以一外郡之虛名。救益利兩路數萬家之實患。果是耶。彼可以免凍餒。果非耶。此甘於罪廢。得失止是斷之在前。既而果如所料。安有榮辱進退之念哉。仰於天。俯於人。中於心。皆無愧。持此三不愧。

以待小人。則我固無損矣。歲稔物賤。不覺食貧。著作甚安。房下無恙。了人事數日後。必得暇看書。餘不足道。重陽後相見未間保重。

淨德集卷十一

申狀

申府帥幷二司狀

右某自今年四月三日後來。累據九隴縣茶戶等各陳文狀申說。被官場減價買茶。卻將餘上價錢。令客人充息請買。及不分早嫩麤細色額。只作一般取買。委有侵損。乞指揮貴獲存濟。某尋帖堋口作場。令依市價收買。兩平稱來。如敢准前。以好爲惡。將貴作賤。及不分等第。高稱斤兩。牙子專攔。必定根勘斷決。監官亦按勅申奏。如此行下。非不丁寧。緣議者立法。要出息三分。旋買旋賣。逐場若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客旅計算不成。不願與販。必致積壓損壞。監官例遭責罰。干連人盡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與販。變轉得行。【原註】假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便作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文請買。以此減下園戶價錢。只作七貫收買。所貴有客人作十貫請買。或是園戶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外。【原註】園戶茶貨須得中賣與官。若將往別處變賣。便成犯禁。無引不行。被此抑逼。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干繫人則深憂將來損壞賠填。一向剗剝園戶。低估價直收買。每

斤除牙稅頭子錢及交子陌外。只及半價。州郡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行之日久。爲害轉深。茶戶嗟怨。慶有詞說。及至今月十九日。爲本場支錢併盡。有園戶三百家以來。約及三千人。止約不住。各自將茶直上監官廳堆垛。團圍祕丞尹固主簿辟翼。語言不遜。須要稱茶。逐官各回廨宇。衆人遂便擡破辟翼袍袖。幷致打隨行手力等。其牙子一十二人。並各迴避。陶尋出榜。且令園戶任便四散。暫將茶貨往蒲村木頭導江等處官場中賣。幷行諸縣。曉諭保正等。不得妄有在路阻節。及差九隴主簿勾龍驤前往曉諭園戶。同共買賣。兼差本縣令辟高三日或五日一次前去照管。陶當時卽不敢張皇申覆。亦不敢緊行根究致打手力之人。蓋緣愚民聚衆。忿怒爭鬧。情雖難恕。而虧損茶價。其曲在己。從而賣法。愈更厚顏。以此一面出榜嚴行約束及根究。次陶再詳山戶茶貨。若外面私賣一兩。便成犯法。將至官場。例被減價。費用不足。大抵小人之情。至於窮塞。則何所不爲。深恐此事。非西南之利。伏望某官。更賜體訪。減價事理。喧鬧因依。如陶所言不妄。卽乞特爲敷奏。乞改茶法。以便遠方。陶兼體問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不過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頗有厚利。如或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卽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秉滯穗與民之義。謹具狀。申知府龍圖運使學士運判太博提刑郎中。

啓

謝薦舉啟

官無異最。恩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蓋聞得士若賞。君子本乎至誠。事君以人。上臣存夫大節。言其理勢。則親譬不間。考以分義。則貴賤相須。然而性品之偏。未嘗無蔽。才資之異。安可求全。必恕己以窮微。務擇能而適用。韋弦因緩急之利。規矩從方圓之宜。寧可棄千金。無俾衆心之失。不輕遺一介。庶幾羣智之來。故甄揚之道甚寬。而疏懦之人有立。伏念陶寒鄉寡。與樸學相堅。操修務合於大方。策發願終於素業。以治身而議。乃戶庭自處之常。以任職而言。無毫髮可褒之效。居常懷倖位之恥。何敢卜當塗之知。伏遇某官。博愛推仁。大公爲治。待之以簿書之外。納之於名教之中。特爾採收。欲其磨厲。此明公育才之意。不責以近功。則賤子報德之誠。亦期於他日。自明以義。罔食斯言。

謝薦舉啟

官無善狀。事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竊謂朝家揭三銓之制。較羣吏之才。責在薦論。因而甄陟。科條詳密。統要謹嚴。郡邑之差。各限員於衆寡。賢愚之際。皆同義於戚休。然以一歲而言。計其四海之大。擇能顯舉者。不啻千數。第課引對者。無慮百人。歷驗前朝。推之今日。豈非有與進之道。則多士得以憑藉。有至

公之義。則名卿秉以抑揚。可潔其流。而不可窒其源。可重其體。而不可易其用。夫何物理寖薄。人謀少敦。苟奔拨致之塗。肯顧持循之操。各矜巧行。多飾僞端。或姦回其心迹。希邃史之直。或貪冒乃欲。口誦夷齊之廉。或抗戾以謀知。或將迎而幸進。故有朝稱良吏。暮陷匪彝。少享令名。長隳寸節。薦之不愼。玷者實繁。嚮嗟紛縟之風。重革選求之弊。特頒明詔。申諭庶工。戒以自陳。責夫至當。其難亦甚。所採蹤常宜得偉人。以快輿論。如陶者稟質不慧。嚮學粗堅。既得祿以代耕。愈愛身而有待。所先行已未可自明。其次及親。居常有得。幸而進趨屬部。寖沐清麻。子舍親賢。每襲芝蘭之益。賓除請覿。屢聞藥石之談。固未嘗輒吐一辭。仰睎獎遇。妄修尺牘。僭上品題。誠以處躬不忭。則無患莫知。冒恥以進。則頗均市道。且審知於寒懦。宜引避於豪英。何愧此心。惟安其分。伏惟某官。厚忠義之蘊。持權衡之平。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接物。明於察隱。昭若戶庭。凡所留忱。傅如羽翼。謂軒昂沽衒者。難亮其往。謂循默懇愿者。可要以終。無間短材。遽飛陟狀。竊謂磨一鈍可以得貴器。拔一賤可以來智人。高賢之懷。茲有所激。愚者之慮。敢忘其歸。陶謹當究從政之大方。勖治身之素守。炎涼忽易。性所不能。名教可遵。已將焉往。倘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舍此以還。非敢語及。

答諸官謝薦舉啓

比開治最輒露奏封。蓋爲公朝之薦才。敢言私室之專惠。遽煩厚眷。特貺珍題。仰荷謙光。徒增感怍。

謝登制科啟

聖問該明。深究一時之弊。芻言猥略。愧非三道之才。服寵過優。寄顏良厚。夫取人之術。惟名實之辨。不欺則可要以終。行己之方。惟義利之分。不惑則能伸其志。嘗觀制舉之開設。莫盛本朝之選掄。公卿間出。而廣有濟時之功。豪俊繼起。而屢聞康國之論。高風懿矣。故事存焉。以科試論之。謂之名。而實乃詢於闕失。以進取待之。謂之利。而義難苟於詭從。雖隆薄之在人。亦重輕之由己。如陶者塞鄉寡與。樸學粗堅。強爲文辭。而氣格不高。好窮事變。而術略無取。徒謂前良之可慕。又思聖主之難逢。輒不自量。庶幾少立。幸被德音之召。俾從國士之游。咸造廣廷。仰承清問。方朝家大有爲之日。惟萬務更新。而詢于芻蕘。非天下不敢言之時。故一夫進說。而寬其罪戾。況夫自漢而下。有唐以來。賢良爲舉者凡幾人。得失最明者惟二子。以谷永之附託。而專攻世主之過咎。則今之愚者所不能。以劉賁之亮切。而卒爲有司之棄遺。則古之賢者或不幸。殊慚淺陋。亦預甄收。此蓋某官講求治體。而務在得人。崇倡化風。而樂於進善。權衡之平也。不私高下於彼物。鈞軸之運也。不繫剛柔於我心。是致孤生。偶塵高選。昔之謀道。素聞取舍之大方。今也丁辰。益勵始終之常節。儻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過此以還。非敢語及。

賀宰執啟

伏審中宸疇庸。外廷申命。爰咨舊德。入正冢司。一發寵章。交流善政。竊以明王席盈成之勢。所急任人。大

儒懷康濟之才。乃能致治聖賢胥會。海宇均歡。恭惟某官。體合道原。用該皇極。敷爲遠業。茂對昌辰。以經緯之文。發揮三代之風。以疏通之智。酬酢萬事之變。如君陳之孝友。務適厥中。若山甫之將明。不遷其守。盛矣垂裳之善繼。著哉袞繡之來歸。股肱良而庶事康。允爲社稷之鎮。陰陽理而四時順。茲見天人之符。凡屬羣生。率依洪化。陶幸承篆竹。護守近邦。鈐閣深嚴。阻聞名于將命。台躔炳煥。徒延頸于平階。蹈詠之誠。敷宣罔既。

賀成都趙大資啟

伏審誕告外廷。再煩舊德。進徽名於祕殿。倚重鎮於遐方。凡出綏懷。舉增歡頌。竊以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交扶。劍南之權。實屏翰蕃宣之最盛。蓋富彊者縣官之所仰給。而險固者中夏之所防虞。昔之國步未夷。則二僞乘時而苟處。間者王澤或壅。則三盜觀釁而輒奔。驗聖朝遠馭之心。盡累世深思之要。有恩以結其情也。故文法之體。大槩歸諸簡易。有威以神其用也。故牧伯之任。一切付以權宜。習慣百年。靖康三蜀。物情自遂。帝力何知。幸會熙辰。適更洪化。雖朝廷之愼舉。方改絃易柱以圖寧。而風俗之未諳。或傾耳側目而駭政。伍保周之遺法也。行之所以息寇盜。而連甍多懼於網羅。租庸唐之定賦也。復之所以抑兼幷。而下戶反嗟於朘削。患浮費之不會。而裁以憲度。則父老謂絕其嬉游。欲大法之有宗。而戒其權斷。則姦暴竊窺而猖獗。此四者之異論。乃一方之切憂。宜得鉅公。以寧舊俗。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

體魏相之方嚴濟鄭侯之清淨言其更踐由臺閣而至廟堂考以猷爲該本原而盡經變顧惟方面密若家庭因宜施務則益適中和以俗教安則率由仁義譬如陽春之令一動而品彙蘇百樂之音一御而滔氣浹必復頃年之治體載揚今日之歡聲陶早以疎凡誤煩敦奬預里人之胥慶同郡吏之知歸

謝轉官啓

銓臺第課宸扆均休擢自選曹置諸文省撫躬踰分祇命若驚竊以古者任官舉求實效昔之受位蓋恥虛名惟史局之舊員亦儒林之清選魏晉而下隋唐以還偉人迭居大雅交勝圖書東觀之直元本承明之庭綴集多聞補完缺典撰名臣傳每取信于當時有良史才頗見稱於後世風徽既遠職業寖殊雖隸籍於祕文第服勞于外事鞮猶虎豹有慊于中體若柚榛徒華其外況國家天綱清乂仕路寬通詠思皇之詩實生多士調經入之費足食萬官然而事失於循仍弊成於積久雜流乘奔潰之勢正塗有紛縕之譏持議者患吏冗之未澄務艱其採擇干祿者喜時平之難得益競於進趨其求之也自處已輕其待之也亦從而薄以至錄勞而改秩猥多立式以求全既詳其保任之科又嚴以資考之格旁窺覆漏密較錙銖歲月以須僅同廢去毫釐或誤輒以罷聞苟天幸而有成豈地塞之可望如陶者稟靈不慧嚮學粗堅憑翰墨之空言竊斗筲之微祿夤緣冗調徼覬序升逢堯舜之昌明敢忘希進誦周秦之貴賤亦已厚顏非有力成胡然虛授此蓋某官厚樂育之蘊輔泰通之時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遂物颺然若傅之羽

翼。指秋漢以遐飛。沛然若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乘以雲霄之勢。脫其塵坌之蹤。頂踵甚明。丘山何補。鬻之探道。已知行己之大方。今也丁辰。惟勵終身之素守。庶幾異日。無忝隆知。

荅周考功賀轉官啟

比以年勞。偶遷祿級。小材累日。練叨無聞。寵命自天。叨塵可愧。寸進雖朝廷之格。力成皆噓借之功。此蓋某官樂善以誠。愛人由義。厚鄉曲之契。常借品題。從搢紳之游。陰爲援助。誤令歲滿。亦可階升。占謝後時。愧區區之闕禮。致勤委教。聞侃侃之令言。仰識庥光。伏增銘佩。

淨德集卷十二

啓

賀宰執正旦啓

辰會孟陬。茲得四時之正。歲推上月。蓋惟萬物之原。恭惟某官。器宅天精。德參坤載。運太寧之化。和若鈞鎔。固累盛之圖。壽如箕翼。適厥人正之序。諒同邦社之休。寖被洪私。舉增善頌。謹官聯而有繫。慶台袞以無從。

賀蘇內翰啓

伏審光膺制命。進直禁林。蓋朝廷以斯文爲難。必咨間傑。而天下知公議所屬。共激歡心。恭惟某官。道造本元。才周貫變。語默繫時之休戚。出處爲國之重輕。密告嘉猷。務引君而當道。總司大計。期節用以裕民。遠業寖施。貴名增重。深被中宸之遇。延登內相之崇。惟仁經義緯之成文。庶幾同於三代。況前兄後弟之接武。盛事萃於一門。將倚全謨。共敷元化。某遠從吏役。恭聽恩俞。趨慶莫緣。瞻風載抃。

荅知梓州杜學士啓

比叨寄任。外總輸將。方馳馭以及疆。願嚮風而致問。恭惟某官。處躬於道。飾吏以文。輟從書殿之游。付以藩維之治。朞年報政。茲有顯庸。一節還朝。佇躋禁直。某遠煩雅眷。垂貺珍題。卽拜祇承。併增感怍。

荅新知梓州周考功啓

伏審梽車臨部。頒政諭民。治體一新。物情交抃。恭惟某官處躬於道。應務以才。蘊如圭璧之純。發若蓍龜之決。寖施遠業。久涉要塗。入省爲郎。議惜馮唐之老。還家開府。歌傳叔度之來。卽慶僉俞。遂躋華近。某叨從晚涖。適會書歸。入境觀風。仰仁聲之遠布。發函受教。慚禮好之相先。良極感銘。豈勝染述。

荅知廣安家朝請啓

忝將使事。稔聽治聲。寖賈琮之帷。足以成政。戲老萊之服。切於養親。緣愛日之純心。抑登雲之高步。眷求有待。褒召可期。曾夫上帝之圭。安假人工而後寶。清廟之瑟。不須衆和而流音。深慙小言。仰累純德。遽辱牋修之貺。過存禮好之隆。佩服至誠。敍揚奚悉。

謝兩府啓

自梓易淮。方引車而就道。由楚得蜀。遽委轡以涖官。釋萬里奔走之勞。享一旦里閭之便。清朝信道。特重遠民。使者觀風。許臨故國。以可否利害。知之有素。故廉按職任。付而不疑。廩祿所霑。僅周貧屬。松楸在望。尤慰永懷。事非近比之常。力本諟知之及。此蓋伏遇某官。橐籥萬類。權衡百工。故曲從私欲之所安。迺可

責公家之後效某謹當清心任事刻己致忠莫敢或遑冀少行其素業每懷靡及庶無負於斯人儻吏最之有聞則化鈞之可報

賀許右丞啟

伏審法展疇庸天臺入輔伏惟慶慰縞惟分六卿之職蓋推演於道原峻二轄之權賴總持於事統遠存周家之高躅近見唐室之宏模稽古建官至矣先朝之法度任人共政偉乎盛際之典刑恭惟某官抱道覺民任誠格物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發仁經義緯而成文步朝廷之要塗任天下之大務兩爲京兆再直禁林議其更踐之深推先舊德倚以弼諧之用幾若後時一發寵章交流歡頌昔魏鄭公以平直稱職韋弘景以鯁亮知名惟時鉅公豈特前哲仰聖賢之相與信宗社之無疆某屬棺漕符阻趨賓席卑情無任瞻詠欣躍之至

賀新知成都李寶文啓

伏審職近清廂任隆全蜀公朝遴簡僉謂難能舊俗交觀前知受惠恭惟某官至誠格物令德宜民凡踐涉於要塗皆發施於遠業西州使指深養治源北道帥臺允崇國體特重憑熊之寄再煩叱馭之行視封域之中密如庭戶澤蒼黔之衆均若子孫行報膚公延登近弼某夙叨知奬載拜寵章官守奔馳難逐兒童之候迓鄰光焜燿樂聞父老之謳歌欣詠實勤敍揚奚極

謝成都知府李寶文啓

誤被詔除就遷漕事莫副朝廷之寄任徒爲鄉曲之便安竊自省循率從援致此蓋某官愛人由義樂善以誠顧盼末塗矜憐拙宦常假游談之助因爲仕進之階況復鄉邦久依德宇澄清行部每推明恕之心偃息于藩已報中和之政幸而晚輩仰止下風匪惟日奉於教言抑亦動遵於使範願言感抃奚既敍揚

荅知州李守啓

比造列城復觀良政和如雅樂易感于羣情舉若宏綱不差于一目美俗見大儒之效養源知君子之心民望至誠惟祈借寇士林清議乃望還瓊有以爲邦家之光豈特稱守令之最輒條治狀以露奏封雖涴累于高賢實在明于公論敢期謙好下委教音隆禮相先殊過交朋之分發函伏讀益增顏面之羞銘佩滋深布宣奚極

荅和州守啓

伏審詔除適遠政體更新雖屈高才實歡輿頌恭惟某官處躬于義飾吏以文言其踐歷之深衆推久次考以猷爲之素率有嘉聲尚煩叱馭之行聊重憑熊之寄夷塗未駕每懷驥櫪之嗟瑞翮將翔安復鶉籠之戀卽聞褒召歸序高華某謬綰使符密依容庇捧玉音而載抃瞻德宇以增勞欣詠之私深切于是

荅慶帥賀右史啟

叨被詔音。誤陞柱史。名非實稱。幸與愧并。伏念某學嘗誦經。仕欲行已。涉道至淺。彊文不高。歲月馳邁于憂患之塗。志氣耗凋于塵滓之域。青紬黃卷。雖素業之未忘。文石赤墀。豈寒鄉之可到。胡然冒據。率有夤緣。此蓋某官恕以愛人。公于引類。謂其有一日之雅。常借品題。知其無萬乘之容。陰爲援助。乘容以進。省己甚明。力若舟航。已拜嘉于德宇。音如金玉。又承教于風郵。徒極置藏。曷窮染敍。

賀太原帥啟

四國于蕃。邦家所以示彊幹弱枝之勢。一麾出守。州部所以致承流宣化之勞。其振舉如裘領之從。其委使若臂指之應。況論道經邦之舊德。居秉旄杖鉞之達尊。克壯其猷。增重兩山之氣象。所服者衆。特高二鄧之威名。岱宗之澤。不出於一朝。洪河之潤。自及於千里。顧惟陋邑。爰屬提封。常引領於門庭。敢薦名於竿牘。恭惟某官。道光羣辟。德被斯民。藉裴令之論兵。輟於樞軸。仰鄭公之開幕。遄返朝廷。介圭聞入覲之期。繡衮有來歸之詠。復資遠業。永翊昌圖。某叨假郡章。獲依帥節。宏綱具舉。願遵條目之常。柔轡以驅。庶盡疲駑之力。前瞻台席。增抃予心。

荅新知遂州馮朝請啟

伏審以親自列。得郡爲榮。士論推高。民謠肯慶。恭惟某官。安行於義。晦養其才。服毳冕以平刑。有光使指。戲綵衣而致養。實便州塵。匪惟承不匱之歡。抑以溥如膏之澤。某叨從晚涖。適會晝歸。握手升堂。將襲芝

蘭之益。發函受教。遠聞金玉之音。卽俟披承。併伸感抃。

回新及第先輩啟

伏審發策中程。疏恩唱第。副士林之清議。聳鄉社之樂觀。竊以經術取人。重本原于數路。文章適用。逢亨會於一時。推之風俗。則朝廷由道德以混同。言之祿仕。則君子安義命以登進。所求不苟。其得尤難。恭惟新恩先輩。問學該深。操修純潔。登英華而飭己。揭坊表以憲時。力少德多。非特效儒流之博。實先名後宜。然致人爵之隆。自此顯塗。期於異日。偶緣晚泊。適會晝歸。縣弩相迎。遐想古風之如在。使郵垂貺。遽煩禮好之過隆。

回邛州知郡陳大夫啟

比者祇命易麾。深慙異數。及茲受代。愧繼前良。空傳父老之謠。難奉子孫之契。重加禮意。曲示牋修。拜惠何堪。瞻風愈切。永以爲好。言莫能勝。

謝梓州路提舉常平薛寺丞啟

起於謫放。貢以寵光。還書殿之美名。領潼川之優寄。適父老之願。愧無術以承宣。事大夫之賢。將有依於庇賴。恭惟某官。文而飾治。政必養源。襲訓範於樞庭。振猷爲於使部。淵澄流潔。餘波有以載霑。綱舉網疎。衆目從而不紊。況有雲霄之清議。豈惟堂構之高才。卽序禁塗。益敷遠業。某息肩故里。引領下風。行遂參

承併伸感抃。

答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比者起於廢放貢以寵光得郡還家難稱邦人之徯望騰牋講好過煩才哲之撫存觀禮意之勤隆異世塗之流薄第增感服奚極敍揚。

賀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伏審考績推先殞恩示勸陟郎曹之前列沸郡境之歡聲恭惟某官茂器承家遠材適治要塗更踐惟嫺循吏之風華步超遷允被聖朝之寵行期異日自陟通聯。

謝諸公賀致仕啓

齒髮衰殘義當避退名勳煥赫恩許歸休於君臣之際幸而有終於朋友之功豈爲無助此蓋某官至誠嗟恤雅度幷包知其勉強不前未嘗深責使之安完而去可樂餘生重委牋修曲存軫念且引年謝事庶幾免賢者之誚義所宜然而杜門養疾聊以待終焉之期禮無足賀褒嘉所及愧懼莫勝方羸疹之纏緜想門庭之阻邈欣聞所教書不盡言。

回成都監司啓

隆恩遣使朝廷委憲度之成清轡戒塗郡邑仰光華之遠式欽茂業良抃下悰夙覿風徽嘗親誨語方幸

退藏於里巷。末由趨集於賓除。嚮望實勤。敍揚奚悉。

代賀范相公啓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蔚爲社稷之才。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于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仞。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新知成都胡資政啓

伏審法辰疇庸。制函申命。易宛丘之巨鎭。領全蜀之要權。一發寵章。交流歡頌。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以道德文章。爲經國之遠猷。以法度紀綱。爲致君之先務。四鄰作輔。獨高治世之典刑。九命出藩。尤重遠方之形勢。卽聞温綍。復秉洪均。某早拜下風。宿聞餘教。仰朝廷之圖任。竊幸依仁。知鄉黨之蒙休。敢先致慶。願言欣詠。奚極敍揚。

荅家朝請謝轉官啓

伏審天官考績。法辰霈恩。循格有常。遷官示寵。恭惟某官。內崇德本。旁貫治源。賢業周施。宜坦雲霄之步。祿階敍進。榮酬日月之勞。仰承君命之光華。聊助親闈之喜樂。遽煩隆禮。特貺珍題。感抃交深。布宣奚極。

淨德集卷十三

序

鹿鳴燕詩序

自三代之衰。法制散亡。禮文殘缺。後世考求於策牘之間。倣而用焉。其幸存而僅似者。蓋無幾也。周之時鄉吏教民於所治。至三年大比。則鄉老與士大夫興舉賢能。飲酒以賓之。於是歌小雅合二南。以申其尊寵喜樂之意。井田既廢。校序不講。待士以科試。取材以文章。雖因宜施務。倡變治體。推迹源派。亦甚異於古矣。洎唐開元中。百憲具葺。文化寖隆。乃詔州郡以貢士日行鄉飲用少牢。當時謂之中禮。則今之鹿鳴燕者。又從而繁飾之也。然猶取講道修德之歌。以爲美名言嘉賓之可則傚。是故飲食燕樂。且將厚意焉。幾得盡心焉。竊詳味其遺風餘範。亦有以見前古之髣髴。雖加繁飾。愈於闕而不復見者。得非幸存而僅似歟。成都素號多士。比比嚮學。親逢熙明。率以治經求舉。今年秋既試于有司而薦之禮部也。府帥蔡公約用舊章。敦勵良俗。致禮以燕之。時翰林范公得謝而歸。適居右席。實爲古之鄉老。公與范公洎集賢俞公。中祕段公。各爲詩以美之。如方圭圓璧。光焰相燭。知與不知。皆視以爲寶。儒林盛遇。超邁乎昔。士大夫

廣而獻者凡若干篇。信盛矣夫。某竊維朝廷念蜀之深。慎簡才傑。付畀事任。故取人待物之道。皆由懇誠。務盡體要。雖古之君子。長育人材。樂與賢共。勸駕明德。虛席多聞。諒不能過也。諸君方志經術。豈特務論說苟名第爲哉。惟好學可以任道。惟愼行可以式俗。此諸公之所以有望於諸君也。某既賦詩。求附于後。又因而述其然。惟諸君勉之無怠。熙寧乙卯九月朔日。

鹿鳴燕詩序

成都諸進士。既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爲之設燕賦詩寵行。相與屬和摹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今年秋府帥劉公謂舊禮之不可廢也。既燕之。遂以詩贈之。且述前人題柱奪標之事。而勸勵焉。蓋好賢樂善之心。發于詠歌。則教存其間也。自天章李公。洎僚屬賓從及其諸生。相繼而賦。凡若干篇。士林誇尙。光輝一時。昔王起三領貢籍。周墀作詩以賀。起亦荅之。時一牓進士盧肇而下二十二人。盡能賡唱。後世好事者。撫其本末。紀爲美談。有以知朝廷文化之盛。多士逢辰之榮。想味餘風。良可愛慕。然則鹿鳴唱和之傳也。亦可以見西州學俗之美。而禮文之有足觀者。

陳傳正退居類藁序

予嘗誌中表陳公傳正之墓而銘焉。其行其學其政事槩可見矣。後十二年。謫居衡陽。遇公之子綬。始得公漢南退居類藁二十卷讀之。信乎誌銘之不安與也。夫君子之學。始于心性修身。而終于事業。豈特規

規于辭采章句而謂之文乎積于中乃發于外蘊其實乃形于言表裏之相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夫輝山之玉不責功于琢刻撫之則温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資巧于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鍧皆本其所有而見焉公忠于君孝于親信于朋友仁于物故其文之典厚詳正出于天質之自然乃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慶厤二年仁宗皇帝試進士置在乙等上覽卷嘉美謂白辭理優贍遂擢甲科抑亦士林之宗仰清議之敬服其可欺乎公初名東琪後改曰習字傳正云

送唐子方序

治亂之源出於任人而賢不肖進退繫天下之幸不幸世主安得不愼取舍哉蓋天下之事有本末有重輕賢者志於遠而不肖者苟於近此所以任人之得失爲斯民之治亂也漢孝武承文景恭儉之餘中外豐實奮然欲鞭笞四夷竭數十年滋衍之財繼以鹽鐵舟車之入調用於邊猶不能贍乃至桑弘羊領大農而盡秋毫之利然戶口減耗邦本搖矣雖悔且哀痛無及也唐憲宗力平寇孽以兵費爲先務而异鑄聚斂媚上乃執大政雖裴度崔羣諫輒不聽用上下羣情爲之震駭而元和治體亦寖衰矣吾朝舉海域之廣利源貨法一制于上富厚之積跨擬前古然而兵過百萬日有常養二陲嚮順歲有常賜三載禋賚萬官冗祿尚方之用時或不會平居量入而出僅無餘焉自康定用師以四海備一方而天下之力不復全盛比者數年大變繼起優錫之具多貸於民歉饑相仍十室九空而朝廷經費不可一日少損嗚呼用

度如此其急也。生民如此其勞也。則天下利柄。誰可屬任耶。上嗣位之九月。親勵聽斷。遠猷庶政。究索講舉。元臣舊德。簡擢信任。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而付之大計。天下於是知上之願治。而任人得其道也。惟公忠純貞亮。以仁義禮樂。貢飾諸外。歷輔三聖。無後先游說之助。惟直道自致。惟大節自處。湛然有皐安元元之志。承命而往。豈非天下之幸歟。荀卿書雖雜言王霸。至于論足國之道。則曰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又曰儒術誠行。則天下泰而富。夫上所以任公者。本節用裕民之道矣。公所以報上者。施儒術而躋富壽也。推而措之揆席。以翊成大化。則良史必書其詳。此姑述公之行爾。

送幷帥陳公還闕序

兵者天下之難事也。用之難不若養之難。養之難不若御之尤難。用兵而失道。則威沮於外。不可以勝敵。養兵而無制。則生民之害日益增長於內。久而不革。禍敗隨之。御兵而非其道。則內外之釁乘間以發。速若反掌。故用之難不若養。與御之難。今之兵習常於治安而不用。將用之固難。惟其養而有制。御而有道。則庶幾可適於用。而不甚患其難也。屯田置府之法。不可少做前世。而聚豪悍不逞之徒。無慮百萬。溫衣飽食。仰給縣官。賦斂過乎什一。公利不遺毫毛。而廩帑無數歲之積。耗於兵者十常四五。夫耕而殍溝塗。婦織而寒無以自覆。家苦於轉輸。戶勞於饋餉。斯民之力。有時而竭。養兵之制宜爾耶。無名不功之賜數下。不能厭滿其意。而能開誘其貪。平居搖搖焉。惟恩賚是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聚而議賞。嘉赫之末。見

之而可爲太息也。有偸生之色。無敢死之氣。知可愛之政。不知可畏之令。上下恬然。曾莫是恤。或匹夫之勇。成數級之多。不詰其忠義智謀何若。遽假以美官重賦。而措之要地。其甚者以捍邊。又其甚者以副一道之經制。夫小人之情。好推其類而歸心焉。有唐方鎮之變。鮮不由此。御兵之道宜爾耶。恭惟圖任元臣。總握樞柄。賴其深謀奧略。以禦遏四海險暴之萌。而立成富彊不拔之勢。偉乎盛哉。惟公忠純貞亮。卓然當世。出處中外。率本大節。無好名懼謗之意。不爲苟簡自安之策。蚤夜孜孜。爲朝廷畫宏遠無窮之計。豈非信道篤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歟。上嗣位之二年。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將付之鉅任。所以塞天下之望。而仰成重德也。夫如是則畢天下之事。不足爲了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大君子盡所以致身行己之道。無負而後已也。向之所謂難者。俄而易也。四夷可懷也。生民可福也。萬世之利可享也。昔漢宣帝厲精求治。練羣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頗稱其意。上下相安。莫敢苟且。又嘗陳五兵之要。諫擊匈奴右地。言行計從。有三世稱藩之效。唐憲宗憤國勢之陵蕩。奮英武創亂階。而裴度抗志決策。以靖盤結之禍。姦臣兇將。蓄銳喪氣。憚其威稜。二十年間。王室繫之輕重。以古揆今。而觀聖賢之會。則公之勳誼德業。豈特偕漢唐名臣而已。國有良史。必能書其詳。

送田密學元均赴闕詩序

某儒衣非好佞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澈宰府。鄉之稚耋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

發於謳歌。喧喧載塗。然能謠而不能文。其何以達九重播四方傳千萬祀乎。敢次第其言。爲古詩一章。贈公之行。庶幾中和之政。流聞于無窮爾。

送曾子山序

待士之薄。補吏之輕。今天下之公患也。採以章句之學。秩以斗升之祿。合賢不肖而一焉。以日月爲勞而位焉。幸雖小人。能苟容媮合。則進而得騁。不幸雖君子。有毫毛之缺。則見廢於世。故世而居小官者。舉皆以簿書期會冗末勞賤之役爲任。其施爲思索。一不敢外繩墨。甚者至於俯仰步趨。亦習其柔瘁寒弱之態。辨於是謂之材。安於是謂之分。舍是以爲好高取異。往往乘而蹈禍。以躓其終身。君子處之而顧其勢之如此也。雖有偉特閎遠之心。必養之以蒙。納之以蓄。庶乎有待焉爾。非敢苟於時也。臨川曾子山。識明氣勁。以名節自礪。一命爲尉銅梁。而處己慮事。外若混混於流俗。中則瑩然以清。每語及當世利害。必感慨引論。有愛君援民之意。豈非所謂有待者耶。夫行植於初。必裕於終。誠發於言。必著於事。予乃知子山將有立於今也。

記

利州修城記

皇祐四年冬。蠻寇嶺表。犯諸郡。惟廣州城堅可守。攻之五旬不陷。自是搢紳大夫言於朝。謂蜀久治安。武

備稍廢。城當城不當遂廢不議。詔俾治之。此繕修之大槩。利據蜀之四達。古號控扼。地既喉而藩。其勢孰禦。將臣之出守者。綰有兵制。統治邊疆。朝廷建置之意遠矣。城圮弗顧。焉能率職。況天子明詔存焉。郡守太原王侯。勤勞民務。率有矩矱。奉詔祇飭。乃謀于城。尋其廣凡千有五百。會其入總十有三萬。欲賦于民。則地瘠財窘。雖豐年猶有艱食。重困以勞。肌將不膏。欲籍于兵。則給役無幾。但緩歲月。未克以究。乃請于漕刑二府。仰其資給而成之。咸以爲天下之事一也。協議而濟。孰謂損權顧己而處。孰謂知變矧爲之城。非私一郡。豈宜坐視州郡之闕。而恬愉其心。於是集他州羨卒千人。致廩粟數千斛。以周其事。郡守王侯日至城所。以勞以食。衆罔不勉。起甲午仲冬。至乙未夏四月而新城成。觀夫墉壘屹立。山河憑輔。以控則壯。以居則完。乃襟帶之利也。城之爲效可述矣。然天下久安。雖三王之政必有敝。不救不革。元元疇依。則利固有大於城。害固有大於不城。必曰警而後慮。非慮之原也。推此及彼。功業烏可涯哉。

利州重建永安廟記

利城東北。隅有隙地。廣袤數十步。廟貌棟宇。圮不復見。歲之春秋。郡遣官祭其神。至則設俎豆榛棘間。行獻禮。訖事棄而去。攷諸圖志。廟以永安目之。索其創建之本末。不得而悉。然詳觀稱謂。撫禮經命祀之說。揆前世所以神。夫豈非法足以濟時。功足以保國。捍災禦患。貽斯民之利者歟。又豈非巨陵川谷。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資萬物之生者歟。抑良吏嘉政。有以入人之心。沒而不能忘者歟。不然孰能傳廟祀歷千百

年。雖血食幾廢。而美名尙存耶。嘉祐二年冬十月。郡守張侯。遵按祀典。追懷神烈。嚴其像而屋之。於是明靈以安。薦獻以位。歲時致報。不黷而肅。客有過而嘆曰。民荷神之休以生。神於民有功也。太守司民甘苦。務寧其生。故推本於神而奉以禮。具以永民之休。太守於民無愧也。神享太守之報何愧矣。十二月五日。

重修成都西樓記【原註】呂公弼代

嘉祐六年夏四月。予自延安就領成都節。制至則考求風俗之敝及其所便安。乃知蜀人循柔思義。易以誠感。治得其道。皆能樂生。于是平心而思。律已而動。事罔鉅細。務中適宜。庶幾宣布皇澤。使之泳游。則亦無愧。既而普淖大熟。新陳相仍。物遂平價。昔之飢者有腴其膚。向之寒者或温其軀。野農晝嬉。廛叟夜娛。皞皞然不知其從來。若處于唐虞。豈非堯仁舜明。覆被幽遠。庶黎蒙福之效歟。夫然奉詔令。導德惠。因其安生。而與之共樂者。亦牧守之事也。府署西樓。創建遠矣。據藩翰之峻勢。宅林園之勝地。登臨闊視。可以極山川之秀景。燕閒高會。可以快風月之清意。歲之方春。物狀尤異。紅葩鮮妍。臺榭交輝。綠樹茂密。亭宇爭蔭。吾民來游。醉于樓下。實一方之偉觀。四時之絕賞也。惜乎基級傾圮。梁栱腐橈。遽一風雨。慮至剝覆。此而不葺。殆非修舊起廢。悅民便俗之理。然議者重于興作。欲改豎廳舍。予以爲斯樓之建。亦西州故事。一日乘毀輒易。民其謂何。乃辨材鳩功。因而新之。不賦于民。不耗於公。未踰月而事具。觀夫巍構山立。重楹翬飛。上虛下廣。內顯外壯。穹隆奐麗。疑若天設。既落成之。酌而謂同僚曰。昔齊宣梁惠有園囿臺沼之

勝。不與民共。孟子譏之。會今承平。遠方無他憂。斯人熙熙。知樂生之趣。予幸守土。不咈其欲。則是役也。庶不爲孟子所譏耳。因筆爲記云。

集眞觀記

道術與吾儒。並驅爭騖于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長。津際漫渺。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都郡邑至鄉閭黨巷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教。有駁去埽蕩之志。爲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嚮堅慤。崇奉切至。則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壤內平而積腴。園林競秀而交蔭。遺基舊迹。屹然其間者。集眞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創建。榜曰眞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俾青城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句希廣多出緡錢以繕葺。乃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侈。得虛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踰三百年。治亂不常。兵戈間作。民廬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仙祠。雖圮不壞。後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均社稷。血食無愧。自天子達于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禮。著在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廟。傾敗不屋。十常二三。慶厤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向風。識絃誦之地。未幾議者舛馳。學校又廢。豈吾儒信嚮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堅慤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諭。仁義之功。遠而難知也。記集眞者得而詳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淨德集卷十四

記

巡撫謝公畫像記

眞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謂應在蜀分。上惻然動心。以爲蜀去朝廷遠。民之疾苦尤難知。天有異象。可畏不可忽。其擇廷臣之賢而通世務者。往綏元元。于是公以屯田員外郎。巡撫益利。又詔同九河張公詠議鼓鑄利害。乃攷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平。衆甚便之。時方寇亂之餘。百弊滋起。土俗凋困。惟九河公洎公。相與謀議。作爲憲令。安全紓息。極盡統要。俾其世世子孫。恃之以生。故張公之治蜀。爲天下最。實公有以助之也。既而舉部吏數十。執政以多爲疑。公請連坐。冀其必用。自爾奉使舉吏皆連坐。而公之舉者。大半有立于時矣。成都舊風。凡奉使來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師厚。以按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于壁。所以推崇先烈。而永蜀人之瞻也。恭惟眞宗皇帝承天下熙盛之極。恩隆澤厚。及民骨髓跂行喙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警戒。以蜀爲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心乎。惟公純誠大略。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靜安。豈非推己

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己濟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惠加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爲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爲太子賓客陳留伯薨。以子絳知制誥。贈禮部尚書。若乃出處之本末。勳烈之始終。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誌。尹師魯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治蜀之一端爾。師厚儒者。知治體。風概落落。有援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民。而或忘義利之辨。師厚累疏列其不可。無愧于祖構云。熙寧四年五月二十日。

府學經史閣落成記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黨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毀廢。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興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爲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遣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爲除更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嚮勸。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振。與平中。郡將陳留高朕。修舊補廢。作爲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于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

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奥下視衆屋匪隘卽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輒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弟子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于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杏壇之下詠歌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旗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夫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者也某于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賅于經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于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愼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震爲之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成都新建備武堂記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言哉人之情狃常習故舍先幾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兵爲之用治軍抗武于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爲最重夫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議者知三路之爲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爲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緜亘數千里土

腴物衍貲貨以蕃財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爲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獞獠蠻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獷疆唐天寶後嘗與吐蕃幷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郛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圮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寰宇恩柔威禦咸有深意溥化之際吏蔑于上澤壅不流經制燼矣民心懷危盜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輒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爲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壹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旁睨震動耳目實鎭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吳欲去州郡兵以銜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爲非是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既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尚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于此不獨爲蜀之計乃爲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爲懦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蚩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爲世法孔子序錄附于王言春秋書治兵

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與訓蓋亦國之大事謹與作也堂之成敢不第敍本末及其歲月云熙寧五年三月一日

薛文恭公尚書眞像記

營觀西漢之興高祖勤于創業謀臣猛將乘時而起相與經營乃底靖康功成事濟咸享封爵其君臣恩義之篤則著位于朝藏籍于廟示以帶礪申以盟信期之千百年而無有絕滅厥初豈不盛哉及二三世或寖衰落以至除國失姓甚者乃陷僕保何物理隆替不常如是耶抑其後裔不克嗣守而先烈因隳沒也永言堂構蓄穫之論宜爲寒心宋有重德君子尚書薛文恭公諱某字某世爲華陽人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遂居某郡至景祐某年薨于位歷事三聖率有大節出入中外風迹藹然書在國史實顯以光諸孫之得錄者凡若干人西京左藏庫使某其一也按刑總兵留蜀五稔欲詢族祖之巳隴而展省之則陵谷異變終不能識欲詢族屬黨巷之舊而親接之則契闊流散亦莫得知蓋仕宦四方歲月緜久而情好不相通故也平居感慨每有故鄉之念于是繪公眞像于玉局觀之西室庶以榮里閈之觀而慰士林之思其尊先貴本之心亦勤矣乎惟蜀去朝廷最遠而賢士大夫最多或以忠義立或以文章稱或以操行著蓋自漢而下世常有之惟公生于盛時能以道德致位八座而子孫又能蒙其遺澤餘美保有爵位既蕃且昌匪惟不墜乃祖之烈而亦足以夸耀吾蜀之事遠視前古皆無愧焉夫于國爲名臣于鄉爲先生

存有遠業。沒有重名。此晚輩所以仰望而矜式者也。某聞公之風。用自勖勵。繼以左藏君之請。故從而記之。熙寧五年十一月五日。

蜀州新堰記

熙寧七年冬十二月朔。唐安新堰成。廣民利也。岷山之旁。三水合而北注。至郡之東隅。與大江會。湍悍溢激。又潰而五。霖潦間作。橫流散漫。高則沒丘壟。下則漂田廬。止者患溺。行者苦濘。江之故道。日漏且涸。棄失餘潤。不能浸遠。末壖之稼。屢植盡槁。蓋八九年矣。渠江黎希聲既守郡。深卹隱弊。加意于此。思有所以捍防之。欲責于兵。以致力則無羨卒。欲出于廩。以充食則無餘糧。欲重困元元。以起大役。則素所不忍。時旱甚。穀貴。流徙滿道。皆仰給於公養。而壯者僅三千人。晨夕飽飫。可任以事。會新津老人陳汝玉。亦狀本末以獻。乃按度衝會。布爲巨楗。制導異派。歸之舊蹤。循源而下。大患自弭。始秋八月。至是有成。凡溉田三萬九千畝。瀕側之民。安而粒者。無慮五千家。其爲利亦博矣。誠能講葺以時。久且完固。雖或亢旱。歲望庶幾不失也。予嘗究利害廢興之說。蓋生民幸不幸繫焉。君子必審而後動。大率因物之自然。徇人之所欲。不矜妄智。不計近功。則事之有作。簡以濟。民之受惠遠以深。若乃自用而鑿智。飾巧僞。背天理。反物性。苟期成效。以要利取寵於一時。而不慮吾民之困戚者。彼安足與論利害耶。西南雖號沃壤。然賦斂百出於農。耕夫日夜劬勞。而三時有餒色。百畝之家。占名上籍。而歉歲或不免饑。惟是溝畎渠防之務。於政最切。

上之人苟置不議。非所以撫惠赤子也。希聲儒者。通經術。以忠厚治。常先民急。故所施如此。昔漢循吏皆以樂易德愛爲之本。濟時及物。凜然足稱。若召翁卿之於南陽。王仲通之於岑陂。前史嘉其風迹。著範來世。則唐安新堰者。可略而不述哉。八年四月五日。

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象而發于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貴。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妄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于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尚恂恂小州。胸中之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罥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眞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小。知不知于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熙寧八年六月十日記。

聖與寺僧文爽壽塔記

僧文爽詣子而言曰。文爽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與寺蘊中而禮之。會眞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爲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六十九載矣。自爲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

講座主讚懺長戒壇居副職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十復何爲哉惟晦默澄靜日俟終化有爲我宂西郊之地他日以燼骨藏其間而謂之壽塔者敢請文以誌焉某伏聞家君言師字鑒之相從最舊知其爲人有律行該通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稟戒者無慮千數嘗委橐金新護淨寺門闌求所利益天章待制李公爲記其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某向遭先妣喪數爲水陸大供覬享冥福師夜誦眞諦聲聞遠暢愈于壯夫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常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世之妄人牽聯馳突于利欲之塗裒惡貯過以自封殖伐滅天和投塗罪境不知其神魄之喪奪固已久矣而猶蚤夜惕惕恆恐浮軀之忽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氏之于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雖然以師之輕清悅豫不夸能不役智則未可以歲月期也曰仲倪仲昂惟賢士曇士獨五人者實繼其後云元豐戊午歲季秋朔日

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仕途之勞就林泉之佚康寧壽考泰然自得其始終往返之際固已高于人矣至于子孫皆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高也吾鄉祕書監程公踐歷寄任凡四十年風跡凜凜德惠在民及其老也得請而歸高堂廣廈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榭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便游從之趣道衣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惡之事無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門則置酒

高會劇談大笑如少壯時往往日暮夜闌不欲其去有子五人而官者四其一人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顯矣此退休之美紹續之隆皆可高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弟泳之之亡而祿秩未及乃以一子恩及其猶子所以公之幼子尚未仕而泳之之子已爲丞于大理則昆弟義好之篤於古無愧宜其見愛于鄉黨而推尊之也郡城之西曰醴泉寺者公之先世實葬其側歲時上塚必止息焉榛蕪滿前棟宇敗陋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德公之深乃建新堂以繪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而尊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來積累深厚之所致而謂之善慶尚虛西壁以俟後哲程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蓋有父子皆至公卿兄弟同時爲二千石則前史錄以爲嘉事後世藉以爲美談攷古揆今良可尚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古之鄉老也斯堂之成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傍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以齒序位於前起而執觴羅拜而爲壽賓主相與尊卑相交樂作於庭酒行而無次老者得盡其樂少者不敢忘其恭一席之間有悅豫而無惰慢於此觀焉亦鄉飲之遺風歟某同郡人也喜公之落成而不得偕衆賓之末酌以獻公已而從杖者以出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淨德集卷十五

論

論略

聖人之道。布於方策。非高遠而難知。迂闊而難行。汗漫而不可攷信。大概以簡易爲宗。以盡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自微言旣絕。章句之學。承流而興。百家異論。衆說殊指。學者各習其師。亡失本統。釋數字之文。有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取正。求之以經世範民之用。爲天下治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豈設教貽訓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雖至誠深智。究達萬事之表。必師式要道。以建皇極。是故書稱堯舜禹之德。皆以順考古道而行之。爲盛。至于傳說之戒高宗。則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孟軻區區戰國。遊聘諸侯。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說。未嘗輒道。由是而言。則爲人君者。安可不知經術哉。舍是則萬化之原。無所稽法。而治亂之幾。墮于應變矣。人臣之處乎朝廷。雖遠謀至識。欲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訓。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呂季主、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于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議。施遠

業。率有攷據。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別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不可欺也。由是而言。則爲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于簿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永惟聖人垂教之原。則既如彼。君臣之際。體道師經。則又宜如此。而學者不窮六經之用。以推治亂之變。規規于章句之習。務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嘗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爲易之本。始由數而入象。得象以窮理。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蘊。不必旁摭異端。以就其說。故論易。政教之迹不同。則風俗代變。聖人著其始終。以貽後王之戒。可以意得。而不可以文辨。故論詩。刑賞失柄。則王道歸于筆削。其文則史。其義則裁之以權制。故論春秋。天人精祲之際。莫若修己以奉順。政執其中。則萬端不失于偏陂。故論洪範。明天性者長於教。故論孟軻言而不知其歸。則或叛去禮義。故論荀卿。經所以議道。而不可議以數。故論揚雄。不以天下動其心。則能保天下之治。故論唐虞。垂法創制。其效遠者其流長。故論三代。得天下而無以守之。則亡必速。故論秦。乘可爲之時。則不當苟簡而治。故論西漢。先幾預慮。則勢不奪於小人。故論東漢。利害之體。必通究而善治。故論魏。禍亂之萌。必有以召而後發。故論晉。治人之道。必以誠爲任。故論隋。天下之勢。陵壞必有漸。故論唐。監於近事。則切直而易諭。故論五代。舉其條目而著之篇。故有論略。言古驗今。庶乎有補而已也。

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于數而成于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有然或以爲無補于教略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于占術方技之事而後已夫略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于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蘊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于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十有五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生于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也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于渾淪之先發之于成著之後爲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爲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爲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于坤則爲震爲坎爲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爲陽也坤三畫上交于乾則爲巽爲離爲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爲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此陰陽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諸乾

坤。乾爲陽。故其策二十有四。坤爲陰。故其策三十有六。此九六之數。抑又合于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具而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八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易用著之意。而繫之于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于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謬之奇而歸與掛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于此而不兆于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者何也。蓋道者以靜爲本。以動爲末。靜者得之於不爲。不爲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掛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案】此下脫一字數之極也。卦以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陽奇偶之數。其可晦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牽于數。不惑于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于八卦之先。而未至于象也。以氣而言者。得于六爻之後。而不歸于象也。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乎數。故謂坎離先天

地。得于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于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目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于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爲乾。六畫爲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爲之始。以六子爲之次序。不爲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其誰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于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于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

之師。坤之二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此而生。起于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于數。得之于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紛者。孰爲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蘊。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攷信。夫物有體必有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召者衆。始乎天施地生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轟轟。風之泠泠。山積而上。澤聚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始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于卦。而揭之于象也。專言乎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

所晦。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重。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者。諸卦之祖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爲否。交爲泰。雨未及于下。雷未宣于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爲師。水必親地爲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于天。可需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于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火柔而明居于外。天剛而高處于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大有。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于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長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蠱事也。上以剛德止節于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者也。故山下有風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于衆。而可觀望觀也。火地晉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處得其地。有決導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爲和。居山之上。處非其地。蹇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必就地。萃也。火炎而上。山止而下。旅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者道成。賁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威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上有火。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施教齊物于外。家人也。艮之氣既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離始于艮。及其鼓動甲坼。則雷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爲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乎中。號令行于外。以及于物。故風澤爲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渙散

也。木上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火下澤。睽也。澤居上。火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于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爲姤。君德未居于上。號令不及于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爲小畜。雷電者相須之物也。電作于上。雷動于下。有必合之理。故火雷爲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爲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于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恆也。風散雷動。百物萌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于澤。蓄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逮也。然則否屯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可謂互見耶。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

詩論

春秋論

洪範論

孟軻論【案】以上四篇原闕。今據論略所敘存其目於此。

荀卿論

天下之物理。其始若不可究。其終必有所歸。星之經躔次舍。合散犯守。紛錯混亂。莫得而悉。然所統者北

辰也。水之東西曲折。源長派廣。聚爲四瀆。離爲百川。蕩溢汎濫。莫得而測。然所赴者海也。途之遠邇上下。險艱易直。或嚮秦蜀。或通吳楚。舟車人迹。莫得而窮。然所會者中國也。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物理者。蓋知其歸也。言乎規則天下之圓者不能遺矣。言乎矩則天下之方者不能外矣。方圓者歸於規矩而已也。道德仁義者。其微發於神明。其著極於萬物。幽及于鬼神。明見于禮樂。籠絡萬世之前。馳聘千載之外。弛張變化。與天地同其歸。可得而知歟。以宗主言之。則止乎聖人也。以法度言之。則存乎皇極也。總其大分而言之。則謂之名教也。名教者雖無知不肖之人。可以納諸其中。而賢智才能之士。不可出乎其外也。豪說侈論。又安得而過乎。仲尼嘗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其稱道前古之君。則以堯爲巍巍蕩蕩。舜爲恭已而治。禹爲無間然。衞靈公問陳。則對以俎豆。子貢欲棄信。則荅以去兵。夫以天縱之聖。生知於道。則固能放言高議。恢其端於無垠。神其用於不測。謂天下之治。皆出於我矣。而乃曰以禮約文。則可以弗畔。而又推尊堯舜禹之善如此。夫以徬徨天下。欲伸其道以濟斯民之心。則固宜舉一切便利之事。求合於時。然後得奮其志矣。而乃問陳答禮。貴信賤兵。其言之不苟。則又如此。得非以道德仁義之大分。歸于名教。而不可越其外乎。名教之不可越。故博學者必約以禮。堯舜禹必爲後世之所推尊。君子之言。必無所苟也。孟子奔走戰國。開說諸侯。而善必稱堯舜。政必陳三代。養生送死。必條其詳。其迹雖類迂闊。其心則仲尼無異焉。惜乎荀卿之不出于此。而務爲豪說侈論。往往越于名教之外。而不知其歸也。爲仁義

禮樂之宗主萬世仰而師之者聖人也荀卿曰堯舜跖其性一又曰禮義生于聖人之僞則萬世安所師乎爲二帝三王之法度萬世推而倣之者皇極也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欲觀先王之迹則于後王彼治而無法不本于先王而本于後王則萬世安所倣乎失其宗主忘其法度則必越于名教之外也越於名教之外則何爲而不妄哉斯言也未足以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啓後世天下之害也立說好異誇辯太過而不知其歸矣夫

揚雄論

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爲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乘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爲四日有半以二贊爲晝夜又以踦贏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朞之日四時之氣節盡于此矣猶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有六日七分也或曰玄之數可損益也爲首者四日有半而爲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踦與贏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爲玄止于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易蓋有憂患于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之於數然數不可以爲教乃畫之以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

成也。數亦隱矣。聖人之所以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耦者。不適夫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爲數乎。抑爲道乎。觀其覃思于渾天。三摹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運。攷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既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爲首。敍之以爲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爲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爲之衝錯測攡。瑩數文捉圖告。以解剝其義。而敷繹其教。關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巨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亦可以推而及之。蓋爲乎道之用。而著以爲教也。亦有憂患後世之心。而不獨爲乎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厤合。而又有顓頊厤。夫厤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推天。則不能不差于秒忽。是故千載之後。疏密異端。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爲厤耶。其數雖有小差。尚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爲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太初顓頊厤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簒旦。占而遇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爲事。而終至于害身。故其贊三達。示其不可動于禍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爲數乎爲道乎。

唐虞論

人之心苟有以大受。而不爲外物之所奪。則天下之廣不足容也。履安閒逸樂之時。而常懼及乎敗亂。則

天下之物不足治也。深居高堂。運其計數。而日獲千金之利。未嘗喜形於色。乃良賈也。所畜素厚。而所享宜其博也。和鸞中節。平趨大道。而不忘銜蹶之變。乃善御也。所向雖無虞。而所思不敢怠也。授之一命。則慊然如不滿祿之萬鍾。則泰然如已盈。必失其所守也。千日之安。則習之以爲常。一日之危。則置之而不慮。必忘其所施也。以一心之所存。而得失所關如此。世主豈可不深窮其原而愼執其用哉。今夫巍巍乎立斯民之上。合天下之勢。以成其高。役天下之能。以給其用。罄天下之愛。以廣其惠。齊天下之長。以隆其威。而乃恬然自處。若無事乎尊崇富盛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其教化足以召萬物之和。其法度足以爲萬世之準。其安如磐石。其固如泰山。而乃惕然自勵。若不免乎憂虞敝壞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是以聖人之于天下。其視之則至輕。其待之則至重。視之至輕。故不以天下動其心。待之至重。故其心亦不易乎天下。然則四海之大。不足爲容。而萬事之多。不足爲治矣。夫昔者嘗聞堯舜之爲君。當時號爲至治之極。而後世有不可及之名。乃觀諸傳記。以求夫所爲然者。而見其行事。不過命官分職。以禮樂刑政爲之具。舉而措之悉有條目。竊以爲堯舜之治。其迹如此而已。亦非有以大過于人者。而當時號爲至治。後世不可及。則又何哉。卽而推之。蓋凡所謂人情之所難者。其心舉能爲之焉耳。且堯自唐侯而升天子。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向也處乎一國。耕于畎畝之中。今也居乎四海之上。享有生民之奉。如固有之而未嘗少慊焉。是以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飯土鉶啜水而謂之中禮。九男二女。百

官牛羊倉廩之盛而憂不見愛于父母彼豈以天下動其心哉以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德臨可封之民成無爲之功而兢兢然日行其道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與其臣下相與謀議則吁俞訓飭盡夫君臣之義抑又作歌以戒以示奉若天命順時愼徽安不忘危之意彼豈以其心易乎天下哉堯舜之所以冠百王而爲人主之師者不在其外而在其中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夫既有二帝之資行之而至孰謂不可乎

三代論

夏有天下十四世四百餘年而後化爲商商有天下十七世六百餘年而後化爲周周有天下三十一世八百餘年而後化爲秦由秦而下迭興迭廢不復有如三代之永其故何也慮世之有深淺也爲治之有厚薄也體用之有大小也迹效之有遠近也慮世之深者爲治必忠厚也體用必廣大也迹效必悠遠也能識天下之大用者不苟天下之小利也能成天下之遠效者不急天下之近功也聖人之所爲政教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其道則仁義禮樂其具則法制也仁義禮樂之行于天下如導四瀆之水以灌良田使之源源而流要以千載而不可竭涸非徼倖決溢乃得一溉今歲爲腴而來歲爲瘠也法制之立于天下如以九牧之金鑄爲巨鼎本之模範而成要以千載而不可破壞非假借苟窳以便其用今日可舉而明日不完也是故祖宗相傳至于子孫循而守之雖其材僅可以保天下而其過惡不至播于萬民則天

下之勢猶盤固堅重而未易拔得非所慮者深所爲者厚體用至大迹效至遠而然乎夏商周之有天下歷二千年而纔三易姓者其原出乎此也天下之先務四曰政也曰兵也曰財也曰士也天下之政人君莫不欲歸于一以全其尊也而三代之封建使諸侯世守其疆土家有其人民教令自出兵賦自奉爲天子者受其朝覲貢獻而已以一時觀之則權散于列國王室幾乎不振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藩屏之勢拱衛中夏可與之始終也天下之兵人君莫不欲彊其衆以暴其威也而三代之軍政隱于鄉遂卒乘馬牛量力而出三時務農俟其隙而後教戰以一時觀之則國之武備疑其修講之未至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井地之民舉皆吾之精兵而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財人君莫不欲所入之多以足其費也而三代之賦稅授田于民十取其一以爲公利以一時觀之則國之用度常若不給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下有餘力而易供上有餘富而不可勝計也天下之士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驟用以盡其材也而三代之選舉先以學校養而教之德成行立然後量能而定位以一時觀之則殆非明王急賢之意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素養之賢其積衆多而不可勝任也由是推之則三代之凡曰政教者皆有寬緩遲久之心而無淺暴苟簡之態非邀功于目前務爲利於後世其名雖類迂闊其實乃切于事是故規模宏遠德澤深厚而子孫享國之永宜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治亂之至鑒也思慮不能極于深施爲近于薄法度狹隘而功效易見而欲希風于三代者殆卻行而求及前也夫

秦論【案】此篇原闕，今據論略所敘存其目於此。